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Alessandro Baricco
陈英 译 著

MR GWYN

一个人
消失在上

后来，格温先生租了个厂房，很空，什么都没有。
墙上有水渍，管道裸露着。这是他的工作室。
背景音乐很长，像流水，缓和而寂静。
灯泡是手工制作的，很脆弱，只有三十二天的寿命，散发着天真的光。
他在那里，观察着一个个裸着身子的女人和男人，
为他们写下画像，写下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
那可能是一束光，一种风景，一个声音。
他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找到它，才能让心不再漂泊。

MR GWYN



ISBN 978-7-5404-6306-9



9 787540 463069 >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定价：35.00 元

MR
GWYN

一个人 消失在上

Alessandro Baricco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 著

陈英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MR GWYN

Copyright 2011, Alessandro Baric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2-3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消失在上 /（意）巴里科（Baricco,A.）著；
陈英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404-6306-9

I. ①一… II. ①巴…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
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6152号

一个人消失在上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陈英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垦
责任编辑 傅伊
封面设计 颜伯骏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com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书 号 ISBN 978-7-5404-6306-9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0270005

Alessandro Baricco

MR GWYN

一切都起始于中断。

保罗·瓦莱里



出品人：陈 垦

监 制：张雪松 余 西

出版统筹：陈 刚

策 划 人：余 西

编 辑：戚开源

封面设计：颜伯骏

版式设计：向典雄

投稿邮箱：insightmedia@126.com

新浪微博@浦睿文化

伦敦摄政公园里有很多条路，贾斯珀·格温沿着其中一条他通常走的小路散步。那天，他忽然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谋生方式已不再适合他了。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那些想法从来都是转瞬即逝，不像这次来得如此清晰、强烈。

就这样，他回到家，开始写一篇文章。他写完文章，打印出来，然后装入一个信封。他穿过城市，亲自把文章送到《卫报》编辑部。那里的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时不时会给这个编辑部写稿，他问编辑能否一星期之后再发表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单子，列出了贾斯珀·格温许诺再也不做的 52 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卫报》写稿；第 13 件事情是在学生面前假装自信；第 31 件事情是照相

的时候，把手放在下巴上，若有所思；第 47 件事情是跟那些实际上很鄙视自己的同事假客气；最后一件事情是：写书。在某种程度上，最后一条补充了倒数第 2 条——“出版图书”可能出现的含糊和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贾斯珀·格温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英国作家，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12 年前，他首次登上文坛，出版了一部惊悚小说，以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为背景，讲述高路斯郊外一些神秘的失踪事件。3 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小说，有 100 多页，讲的是两姐妹决定不再见面，她们试图实现这个简单的愿望，但最后，事实证明这个愿望没法实现。故事的结尾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场面，描写一个冬天的海岸。除了一篇关于切斯特顿的随笔、两篇发表在作品集里的短篇小说，贾斯珀·格温的第 3 部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一共 500 页。那是一位奥林匹克击剑运动员年老时的自白，语气很平静；另外，这位击剑运动员之前还做过船长、各类电台节目的主持人。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题目是《熄灭的灯塔》，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常常反思播种和收获的问题。”

很多人注意到，这 3 部小说之间差别很大，很难判定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这种现象让人迷惑，但不能阻止贾斯珀·格温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作家，并受到

评论家的推崇。他讲故事的天分不容置疑，尤其是他描写人物情感的才能让人惊叹，好像他能轻易进入人物的脑子里，知道每个人内心想说的话，提前揣摩出他们的心思。那些年，有人预测他前途一片光明，这也合情合理。

然而，在贾斯珀·格温 43 岁的时候，他给《卫报》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举了 52 件事情，那是从那天起他再也不会做的事情。最后一条是：写书。

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那篇文章后来刊登在《卫报》周日增刊一个很显眼的版面上，那是一个早晨，贾斯珀·格温已经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抽身而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觉得这样很得体。他选择了一家简陋的旅馆，房间里连电话都没有，所以那天早上，服务员爬上楼，告诉他有人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前台接。他穿着睡衣下楼，很不情愿地靠近那部旧电话。电话是黄色的，放在一个藤编的小桌子上。他把耳朵贴到听筒上面，听到了他的经纪人汤姆·布鲁斯·史波德的声音。

——贾斯珀，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

——就是那 52 件事情。我今天早上看到的，罗蒂把报纸拿给我看，我当时还在床上，吓了我一跳。

——也许我应该事先告诉你。

——别告诉我这事儿是真的。你这样写是为了挑衅？
谴责？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那只是篇文章，但句句属实。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篇文章是认真的，这确实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你是说你封笔了？

——是的。

——你疯了？

——现在我得走了，你知道吗？

——等一下，贾斯珀，我们得谈谈，如果你不跟我说，
那你跟谁说？好歹我是你的经纪人……

——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写了，就这样。

——你知不知道，贾斯珀，你在听吗？你知不知道？

——是的，我听着呢。

——那你听好了，那句话我听了不下几十次了。你甚至无法想象，我听多少作家说过这话，甚至连马丁·艾米斯¹也说过。你相信吗？大概十几年前，马丁·艾米斯跟

1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 —），英国知名作家。著有《伦敦场地》《时间箭》等。

我说过一样的话：我不写了。这只是个例子，我还能举出20多个。你要我都列举出来吗？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你知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停下来，不存在停下来。

——好吧。但现在我得走了，汤姆。

——还有一句话。

——说吧。

——无论如何，文章写得不错。

——谢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别说这句话，求你啦。

——什么？

——没事儿。我得走了。

——我在伦敦等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罗蒂看到你会很高兴。

——汤姆，我要挂电话了。

——贾斯珀，兄弟，别开玩笑啦。

——我挂了，汤姆。

然而，最后一句话是挂上电话之后说的，所以汤姆·布鲁斯·史波德根本没有听到。

在这个西班牙小旅馆，贾斯珀·格温很惬意地待了 62 天。付账的时候，他的额外费用有：62 杯冰牛奶、62 杯威士忌、两通电话、一笔非常昂贵的洗衣费（129 件衣服），还有一部晶体管收音机的钱——在某种程度上，这笔账单反映出了他的一些爱好。

在格拉纳达停留的日子里，他远在他乡，举目无亲，不用面对那篇文章的问题。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会偶尔想起那件事。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斯洛文尼亚人。他们俩在一家博物馆的花园邂逅，然后开始聊天，谈得非常投机。那位女士思维敏捷，非常自信，英语说得也不赖。她告诉格温先生她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工作，研究近现代史。她来西班牙是为了做一项研究：她正在研究一位意大利贵妇，这位贵妇为了收集圣骨，在 19 世纪

末游历了整个欧洲。她解释说：

——您知道，那个时期收集圣骨是天主教贵族的一项爱好。

——真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事儿，但这故事很迷人。

——跟我讲讲吧。

他们俩一起吃晚饭，谈了很多圣人胫骨、指骨的事情。吃甜点的时候，这位斯洛文尼亚女士开始说自己的事，她觉得自己能做研究员简直太幸运了。她认为这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她很满意。她补充说：当然，这个职业附带的东西非常恼人，比如说同事、职称，还有那些平庸、虚伪的事情。不过她还说，至于她自己，不会因为几个小人的阻挠，就放弃学习和写作。贾斯珀·格温评价说：

——我很高兴听您讲这些。

后来，那位女士问起了他的职业。贾斯珀·格温犹豫了一下，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只说了一半真话。他说他做了大约12年舞台制景师，但是两个星期前不做了。女士觉得很遗憾，问他为什么放弃了那份听起来不错的工作。贾斯珀·格温随意做了个手势，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一切都让我感到极端痛苦。

那位女士很好奇，想多了解一些，但贾斯珀·格温很擅长把话题引向别处。他轻描淡写地说起了在洗手间里放绒毛地毯的毛病，又引申到南方文明的优越性，因为南方的缘故，人们才知道“光”这个词具体真实的含义。

那天晚上，他们聊到很晚才相互告别，但告别的过程很缓慢，以至于那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士有时间提出一个得体的请求。她说如果他们一起度过那个夜晚，对她来说将会非常美好。

贾斯珀·格温不太确定，但他还是跟着这位女士来到了旅馆的房间。非常自然，又有些神奇，他们很轻易就纠缠在一起。在那张西班牙床上，她有些迫不及待，而他很谨慎。

两天后，斯洛文尼亚女士走时，贾斯珀·格温给她了一个单子，那是他手写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牌子，一共 13 个。她问：

——这是什么？

——美丽的名字，送给你的。

贾斯珀·格温在格拉纳达又待了 16 天。最后，他也离开了。他把三件衬衣，一只落单的袜子，一根散步用的、柄上镶了象牙的拐杖，一瓶檀香味的浴液和两个写在浴室塑料浴帘上的电话号码忘在了那家旅馆。

贾斯珀·格温回到伦敦。最初几天，他不停地在街道上行走，走得很久很远。他带着一种轻松的想法，认为自己成了隐形人。他现在不写书了，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不再是公众人物：人们没理由注意他了，现在他成了普通路人。他穿衣服也没有以前那么讲究了，又开始做一些事情，潜意识里并没有觉得那样不体面，也不担心读者认出他来，比如说，在俱乐部桌子前的坐姿，坐公共汽车逃票，在麦当劳一个人吃饭。有时候有人认出他来，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贾斯珀·格温。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他也不操心了。他就是那种赛马，无论骑手怎么催促都会向后退缩，三心二意，小步慢跑；而其他马都拼命向前跑去，向着一个终点，或者听从骑手的指挥。对他而言，类似这种精神境界的美好时光似乎无

穷无尽，当他随便翻阅报纸看到一篇文章，或者经过书店的橱窗时，他都会想到自己已经退出了这些纷争。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像是呼吸星期六下午那种单纯而又醉人的气息。

也因为如此，他拖延着开始新生活的举措，延长了那种自娱自乐的假期。在西班牙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就是回到他写小说之前的职业，这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没有那么恼人。他甚至看到了一种形式上的优雅，像民谣里回环往复的唱段。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迫使他尽快重新开始工作，因为贾斯珀·格温一个人生活，没有家人，花销很少。实际上，他可以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上至少两年的时间，早上都不用起床。因此，事情一直向后推，他忙于做眼前出现的事情，或者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他把旧报纸扔掉，坐火车四处走动，没有具体的目标。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觉得没有那么惬意了。起初他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儿，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了一个自己很难承认的事实。他意识到自己怀念写作时的状态：每天构思，遣词造句，然后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他没料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让他开始反思。那是一种很轻微的烦恼，每天都会出现，而且有恶化的趋势。逐渐地，贾斯珀·格温问自己，要不要重新审视那些次要的行业，通过这些行业，他可以进行写作；如果可能的话，要避免去做他许诺永远不再做的那 52 件事。

比如说写旅行指南，但是要写旅行指南必须先去旅行。

他想到了那些给家电产品写说明书的人。他很想知道这世界上是否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职业，就是替那些不会写字的人写信。

他思忖：做翻译？但翻译哪种语言的作品呢？

最后，他脑子里闪现的唯一一个词是“抄写员”，非常明确。他很乐意做抄写员，但他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是这个词里折射出来的东西让他心动，让他相信能找到具体的事做。他觉得抄写员的工作有一种神秘气息，这种工作方式包含着耐心、朴素和庄严。他决定除了抄写员之外什么也不做，他很确信自己能干好。

他想象着，在真实的世界里，有什么东西能和抄写员相对应。贾斯珀·格温思考了很久，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表面上并没有什么痛苦，或者他几乎觉察不到那种痛苦。

有时候他会收到一些合同，都是关于他之前写的那些书，有的要求更新合同，有的是新的翻译合同，还有的要求把他的小说改编成剧本。他把合同放在桌上，最后，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签这些合同了。他带着一丝不安，发现自己不但不想继续写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后悔自己写过那些书。也就是说，他当时很高兴写了这些书，但当他决定再也不写书后，他希望这些书也随之消匿。然而，那些出版了的书正按照自己的轨迹，进入了 he 许诺再也不进入的领域，这很让他烦恼。他看也不看就把那些合同扔了。有时候，汤姆会转交给他一些崇拜者的信件，那些人很礼貌地对他表示感谢，对他写了那些故事，或是对某个故事表示感谢。这也让他烦恼，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没提到他告别文坛的事情，好像他们都不知道这事儿。有一

两次，他会提起笔来回信，用很简单的言辞对他们表示感谢，解释说自己再也不写书了，最后说：永别了。

他注意到，没有人回复。

他更加频繁地想写东西，像一种需要，他几乎不由自主地想念那种遣词造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日子。为了替代这种怀念，他开始搞一种私人创作，他觉得这并不缺少美感。他开始在心里创作。走路，或者躺在床上、关着灯等着睡意来袭的时候，他会遣词造句。有时候，好几天他都追随一个思路，在脑子里写整页的句子，之后他会重复这些句子，有时则是大声重复。同时，他把自己的手指弄得嘎巴响，或者重复做一些体操动作，总是一样的动作。这是一种对身体的训练，他很喜欢。

有一次，他用那种方式写作，写一场扑克牌比赛，玩牌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小孩。

他尤其喜欢在洗衣店里等待，对着转动的洗衣桶的时候写作。在那些翘着二郎腿的女人中间，在她们漫不经心翻动杂志的节奏中写作。那些女人，似乎都全神贯注地关注着自己纤细的脚踝，除此之外别无他想。有一天，他在心里写着一段对话，是两个情人的对话，男的说他从小就有一种奇异功能，就是在和别人睡觉的时候，只会梦见那个和他睡觉的人。女人问：

——你是说你只会梦见睡在你床上的人？

——是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如果一个人不在你的床上，那你就不会梦到？

——从来没有。

这个时候，在洗衣房里，一位穿得很优雅的胖姑娘走了过来，她递过来一部手机，说：

——您的电话。

贾斯珀·格温接过电话。

——贾斯珀！你放柔顺剂了吧？

——你好，汤姆。

——打扰你了吗？

——我在写东西。

——哎呀！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写东西就是写东西，如果一个人是作家，他就会写东西，没别的。我告诉过你的，没有人能真正停下来。

——汤姆，我在洗衣房里。

——我知道，你老是待在洗衣房，家里没人接电话。

——在洗衣房不能写作，你知道的，我也不会在这儿写东西。

——胡扯。坦白吧，写的是什么东西，一个短篇？

洗衣机里的衣服还处于预洗阶段，周围没有人在翻阅杂志。在这种情况下，贾斯珀·格温认为可以跟汤姆解释这件事情。他跟汤姆说他喜欢把词汇排列起来，然后连接成句子，这种练习就像把手指弄得嘎巴响那样。他是在脑子里做这个事情，这能让他放松下来。

——太棒了！我马上过来，你说，我写，这样书就出来了。这样写东西，你也不是第一个。

贾斯珀·格温解释说，那不是故事，只是一些片段，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能称之为场景就算不错了。

——天才的想法。我都想好题目了。

——别说！

——《我书中永远不会出现的场景》。

——你以前说过这个题目。

——待在那儿别动，等我搞定手头的事情就过来。

——汤姆。

——说吧，兄弟。

——穿得很正式的这位是谁啊？

——吕蓓卡？是个新手，非常能干。

——除了拿个手机在洗衣房转，她还会做什么？

——她正在熟悉业务，无论如何，总得开始做点儿什么吧。

贾斯珀·格温想，他决定不再当作家，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遗憾，那就是他再也没有理由和汤姆一起共事。他想，总有一天汤姆会放弃，不再给他打电话，那将是糟糕的一天。他想自己要不要告诉汤姆这些，就在洗衣房这里，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他合上手机，给那位胖姑娘做了一个手势，那姑娘出于礼貌，站在几步开外。他注意到，她的脸蛋很漂亮，为了弥补她的身材缺陷，她选的衣服很合身。贾斯珀·格温问她能不能给汤姆捎个口信。

——当然。

——您真热心，我想让您告诉他我会想他的。

——当然。

——我想告诉他，迟早有一天，他会停止来烦我，不再我去哪儿他的电话就追到哪儿。如果他不烦我了，我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就像房间里电冰箱的噪声没有了，但我会慌张失措，这种感觉无法避免。您一定知道，就是那种在忽然的寂静中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感觉，但也许没到那个地步。您听懂了吧？

——我不敢肯定。

——您要不要我重复一遍？

——可能我要拿笔记一下。

贾斯珀·格温摇了摇头，太复杂了，他想。他重新打开手机，手机里传出汤姆的声音，他永远都搞不清楚怎么能那么巧。

——汤姆，你先别说话。

——贾斯珀？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说吧。

他说了那些话，说了电冰箱和其他事情。汤姆干咳了一声，沉默了几秒钟，他之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之后，那个姑娘也走了，像一艘船一样飘走，可能胖子走路都那样。离开前，她向贾斯珀·格温微笑了一下，向他告别，眼里闪烁着一丝亮光，漂亮的双唇间露出洁白的牙齿。

那年冬天，似乎没有尽头。贾斯珀·格温每天早上都醒得很早，此后便再也无法睡去。窗外是黑暗的天空，这也逐渐让他感到痛苦。

有一天很冷，下着雨，他坐在一个急诊室的等候大厅，手里拿着一个排号的纸条。他认为自己身体出了毛病，他说服医生给他开了单子检查身体。他旁边来了一位太太，手上拉着一个有轮子的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买来的东西，还拿着一把湿淋淋的雨伞，上面的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是一位年老的太太，头上顶着一块防雨头巾。她把头巾摘下来，用手捋了捋头发，在某一瞬间，她捋头发的姿势里带着一种诱惑的意味，那是多年之前残留下来的风情。她的伞还是不停地滴水，水流得到处都是。贾斯珀·格温问：

——我能帮您吗？

那位太太看了他一眼，说，下雨的时候，应该在急诊室里放个雨伞架。她补充说，也得有人在出太阳的时候把雨伞架收起来。贾斯珀·格温说：

——您说的很有道理。

——本来就该这样。

那位太太说着，把伞放在地上，雨伞躺在地上，像一个箭头，也像画了个界限，慢慢在周围形成了一圈积水。

——您是贾斯珀·格温，或者是长得像他？

她问这个问题时，正在包里找东西。她双手在包里翻找，目光却注视着他，以便确认他听到了那个问题。

贾斯珀·格温始料不及，回答说：是的，他就是贾斯珀·格温。

——很好。

她说“很好”的语气，好像他答对了个测试题。然后，她提到小说《姐妹》里那个海岸的场景，是她近些年看到的最美的篇章。贾斯珀·格温说：

——谢谢。

——还有学校的火灾描写，在书的开头，那场持续很长时间的火灾，写得太完美了。

她又抬起头看着贾斯珀·格温，补充说：

——我做过老师。

她从包里面拿出两颗糖，糖是圆形的，橘子味，她让贾斯珀·格温吃。他说：

——谢谢，不要，真的不要。

——别客气！

他微笑着接过那颗糖。

——这些糖散落在包里，并不意味着很难吃。

——不会，当然不会。

——但我注意到，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这些糖很难吃。

贾斯珀·格温想，真是如此，人们不会信任那些在包底找到的糖果。他说：

——这有点像人们都不太信任孤儿。

老太太转过脸来，看着他，有些惊异。

——或者是不相信地铁最后一节车厢。

老太太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幸福。

他们像是小时候一起上过学，时隔多年后又聚在一起，滔滔不绝地讲同班同学的名字。然后他们沉寂了一会儿，好像思绪飘向了远方。

他们又接着开始聊天。这时候，护士过来通知格温先生可以进去了，但贾斯珀·格温说他不能进去。护士说：

——那您排的号会作废。

——没关系，我明天可以再过来。

——随您便。

护士很冷淡地说，然后高声叫一位弗赖文先生。

对于拿伞的太太来说，似乎这一切都很平常。

最后，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俩了。那位太太说她的确该走了。贾斯珀·格温问她是不是要做身体检查，或者要看医生。她回答说，她来这里是因为这地方暖和，正好是她家和超市的中点。除此之外，她很喜欢看那些空腹做体检的人，他们的表情，好像偷了东西一样。贾斯珀·格温赞同她的说法，他也这么觉得。

贾斯珀·格温陪她回家，替她撑伞，她紧紧拉着手提袋不松手。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话，那位太太忽然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他什么也没写。那位太太没有说话，两个人走了一会儿，最后她说太遗憾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种真诚的惋惜，这让贾斯珀·格温也觉得有些痛惜。她问：

——是不是没有灵感了？

——不是，这倒不是。

——那怎么啦？

——我想换个职业。

——比如说呢？

贾斯珀·格温停了下来。

——我想做个抄写员。

那女人想了一会儿，然后接着往前走。她说：

——是的，我能理解。

——真的？

——真的，抄写员是一个好职业。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个干净的职业。

他们在那位太太门前的台阶上告别，两人都没想起来要交换一下电话号码，或者表示下次再见面。只是在某一刻，她说再也读不到贾斯珀·格温的书了，觉得很遗憾。又补充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他那种天分，能完全了解别人的所想。把那种天分闲置起来真是遗憾，就像把那些珍藏版的老式跑车停在车库里，每年拿出来抛光一次。她就是这么说的，像一辆老式跑车。她似乎说完了，但实际上她还有话要说。

——做抄写员就是要抄写东西，是不是？

——可能是吧。

——好吧。别抄写公证书或者数字，求您了。

——我会尽量避免。

——你看能不能抄写——比如说抄写人。

——嗯。

——弄清人是怎么回事儿。

——嗯。

——您一定会做得很好。

——嗯。

大约《卫报》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一年到一年半时间，贾斯珀·格温开始觉得痛苦，有时候那种痛苦来袭，感觉像一种忽然的迷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好像只能从局外看自己，或者是失去了对周围所有具体事物的感觉，只能够感受到自己。有时候那种感觉很吓人，有一天，他不得不进到一个电话亭里给汤姆打电话，有些结巴地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别害怕，我让吕蓓卡来接你，你在哪儿？

——问题就在这儿，汤姆。

那位胖姑娘在整个城区转来转去，最后找到了他。在这段时间里，贾斯珀·格温一直待在电话亭里，他握着话筒，痛苦地痉挛着，尽量坚持不死掉。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对着话筒讲话。他忽然想起来要打一个电话，抗议家里停水，

因为没有人事先通知他，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他对着电话不断地重复：我要等到下雨时冲掉香波吗？

他跳上胖姑娘的车子，马上就感到好了一点。

他一边致歉，一边盯着姑娘的胖手，那双手正握着方向盘，他没办法挪开自己的目光。在运动型的方向盘上，“握”这个动词不准确。他想，动作和身体不协调，这应该是她每一天每一刻对自己身体的体验。贾斯珀·格温觉得他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也不搭调。

但是她微笑了，笑得很美好。她说相反，她很荣幸能够帮到他。她补充说，无论如何她也经历过这种事情，有一段时间，她经常觉得自己要死了，也很难过。

——忽然就觉得要死了？

——是的。

——您是怎么治好的？

贾斯珀·格温问在那种时刻，她会乞求任何人帮她吗？

姑娘脸上绽开了一个微笑，然后沉默了一下，看着前面的路。最后她说：

——不全是，那是我自己的问题。

——当然。

那双手盘在方向盘上——可能准确的动词是“盘”。
那双手盘在运动型的方向盘上。

接下来的几天，贾斯珀·格温努力保持平静，试图在频繁出现的危机中找到一种缓解的方法。他采用了一种方法——一种练习，他想起自己在电影里看到过，那就是慢慢地生活，专注于每个简单的动作。作为方法，这可能让人觉得不够具体，但贾斯珀·格温用自己的方式审视这种练习，让它变得惊人有效。就这样，他在穿鞋子时看着自己的鞋子，先是感受鞋子的轻盈，欣赏皮子的柔软。在系鞋带的时候，避免使用一种习以为常的动作，而是观察手指优美的动作细节，最后在打结的时候，体会那种安全的结实感。然后他起身，最初的几步，他不会忘记体会鞋帮紧紧贴着袜子的感觉。同时，他也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平日忽略的声音上，开始倾听门锁打开时的铿锵声。很多时候，他都在心里记录各种颜色，尽管这没有任何实用和现

实目的，他尤其仔细地观察那些随意出现的色块：可能是抽屉的内部，或者一片停车场的平地。他常常数自己遇到的东西：台阶、路灯、喊声。他用自己的手指感受东西的表面，在粗糙与光滑之间，他发现了无尽的手感。他会停下来观察地上的影子。在手指之间，感受每一枚硬币。

所有这些给他的日常活动赋予一种雍容华贵的节奏，他就像演员，或者说一种非洲的动物。在他缓慢的优雅中，好像要让别人意识到事情真正的节奏。他动作的精确，能让人回想起那种绅士气质。贾斯珀·格温自己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是很明显，他那种谨慎的动作已经显现出一个明确的征兆：他开始慢慢失去重心。

这种练习延续了两个月，最后他累了，又回到之前的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瞬间，在他感到茫然无助的时候，或者心里面升起一种无可救药的虚空时，他还是会重新回到那种缓慢的节奏中。另一方面，他对周围世界那种极度关注，比如说系鞋带的方式，这种缓慢的生活体验和写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在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犹疑，贾斯珀·格温必须承认：放弃写作给他内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空洞。如果他不进行一些临时的替代性动作，那他没办法填补那个空白，比如说在脑子里遣词造句，或者是像白痴一样慢慢系鞋带，尽管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他用了很多年时间接受写作这个职业，后来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继续写作，就放弃了。

现在，他不得不面对这种处境：不从事写作，他很难

活下去。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最终明白了一件事情：唯一让你活下去的东西，其实会慢慢地杀死你。就像孩子对于父母，成功对于艺术家，太高的山脉对于登山者，写作对于贾斯珀·格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的痛苦并没有减少。

了解到这一点后，他觉得很迷茫，像小孩一样无助，是聪明小孩的无助。他很惊异地感觉到自己的一种本能，一种他不熟悉的冲动，他迫不及待地想找个人谈谈。他想了想，但唯一浮现在脑子里的人是那位老太太，那位头上顶着防雨头巾，在急诊室遇到的老太太。他同时也觉得跟汤姆说这件事情可能比较自然。有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会向爱过他的女人中的一位求助，她们可能会很乐意听他倾诉。但事实上，他唯一愿意与之交谈的是那位在急诊室认识的老太太，她和那把伞，还有防雨头巾，他确信只有这位太太才能懂他。最后，贾斯珀·格温又让医生给他开了检查身体的单子，那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的确有些病症，他经常出现在急诊室大厅里，也就是那天遇到老太太的地方。

贾斯珀·格温在急诊室大厅等待了三天，在等她出现的分分秒秒中，他研究了一下如何跟那位太太讲自己的事。她一直不来，他开始假装和她讲话，然后待在那里，就像

听她的回答一样。整个过程中，他更深刻地了解到这有多折磨人。有一次，他清晰地想象那位太太从包里面拿出一个笔记本，很旧，上面粘着很多渣子，可能是饼干渣吧。她在本子里翻找一句写在上面的话，后来她找到了，眼睛贴上去看，贴得非常近，然后大声念道：

——最终的解决方案总是在某种瞬间情绪的指使下，才能找到。

——这句话谁说的？

——普鲁斯特。他总是有道理。

她合上笔记本。

贾斯珀·格温讨厌普鲁斯特，他从来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原因，那句话是他很多年前记下来的，当时他确信总有一天能用上。现在通过那位老太太的声音读出来，简直无懈可击，很有说服力。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自问。戴着防雨头巾的老太太回答道：

——做抄写员，小伙子！

——我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您会明白的，事情到了那一步，您就会明白的。

——您保证？

——我保证。

最后一天，贾斯珀·格温很费劲地从做心电图的房间

里出来，路过前台，他询问那里的人有没有见到一位太太，年纪有些大，经常来这里休息。

玻璃后面的那位小姐看了他一会儿，才回答说：

——她不在了。

她确实确实是这样说的。她补充说：

——几个月前的事。

贾斯珀·格温站在那里，盯着那位小姐，有些发愣。

那位小姐问：

——您认识她吗？

——是的，我们以前认识。但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他本能地转过身，看地上有没有伞。

那位小姐什么也没有问，她可能想继续做手头上的工作。贾斯珀·格温说：

——可能是她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吧。

他从急诊室出来，很自然地走上了那条路，下雨那天，他和那位太太走过。关于她，他只知道这些。

可能拐错了一个弯，也可能他那天没太在意，他走上了一条自己不认识的路，只有雨和当时一样，忽然下起雨来，而且下得很急。他想找一家咖啡厅，在里面躲会儿雨，但是他没有找到。最后他试图走回那个急诊室，他发现自己经过一个画廊，这种地方是他之前从来没有涉足过的，

但是雨下得太大了，他不得不进去躲一会儿。他隔着玻璃看了画廊一眼，有些惊异：画廊地上是木质地板，里面似乎空间很大，照明很好。这时候，贾斯珀·格温看到了橱窗里的一幅画，那是一幅画像。

那些画很大，每张都很相似，好像要把唯一的主题无限重复下去。画里总有一个裸体的人，背景里其他东西很少，都是一个单独裸体出现在一间空房子，或者一个走廊里面。那些人物都不是很美，都是很普通的身体。那些模特很简单地待在那里，但他们的方式很有力，就像凝固了一样，好像是几千年沉积的结果。贾斯珀·格温觉得这些人都是石头——柔软、活生生的石头。他想伸出手去触摸那些画中人，他相信他们是温热的。

这时候他该离开了，看几眼对他来说足够了，但是外面还下着瓢泼大雨。

贾斯珀·格温并不知道这一刻会改变他的生活，他翻阅了一下这个画展的图册，一共有三本图册，在一张浅色木桌上打开放着，和通常这类画册一样，都重得出奇。贾

斯珀·格温看了一眼，那些画像的标题都简单明了，也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比如说《手放在怀里的男人》，在标题的旁边有创作日期。贾斯珀·格温注意到：这位画家工作了很多年，至少有20年，但在这些年里，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者说没有改变他的创作手法。他只是简单地沿袭自己的风格创作，好像那是他唯一的方式，非常漫长。贾斯珀·格温想到他写作的12年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他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时，他随手翻到了图册的附页。在这些附页里，有画家在工作室里作画时的照片。他不知不觉地弯下腰，想看得更清楚，有一张照片打动了她，画家很平静地坐在沙发上，面对一扇窗户，看着窗外。距离画家几米的地方站着一位模特，那是贾斯珀·格温刚才在展出的画中看到过的，模特正光着身子躺在沙发上，和她在画上的姿势没有太大差别。她目光空洞，好像什么也没看。

贾斯珀·格温在这些画里看到了另一种时间，一种出人意料的时间，他看到了时间的流动。所有人都会想象画像总是按照常规进行：画家在画架前面，模特待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动不动，双方都努力保持一致，他们都知道这些规矩。可以想象他们一边聊天，一边画画。但这里情况不太一样，画家和模特都好像在等待，每个人都等待自己

的东西，那种感觉在画中看不到。这情景让人想到：他们在等待自己沉淀于一个巨大的杯底。

他翻到下一页，后面的照片也没什么不同，情景总是一样，只是换了模特。有一张照片是画家在洗手，另外一张是他光着脚走路，眼睛看着地板，从来都没有他画画的照片。有个模特个子很高，脸上棱角分明，耳朵很大，她像孩子一样坐在床边，一只手抓在床头上。看这些照片，人们不会想到画家和模特在说话，或者他们说过话。

贾斯珀·格温放下画册，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展厅里有两张蓝色的小沙发，正好摆在一位女士的办公桌前，那位女士正在工作，她面前有很多书和文件。她应该是画展的工作人员，贾斯珀·格温问她能不能在那儿坐一下，问会不会打扰到她。那位女士说：

——请坐吧。

她戴着一副很奇特的近视眼镜。当她触摸东西的时候，

动作非常小心，就像那些留着长指甲的女人一样。

贾斯珀·格温坐了下来，距离那位女士很近，有些暧昧，那种距离可以让两情相悦、相互吸引的两个人很自然地开始交谈。他把那本图册放在膝盖上，又回过神来看着那些照片，就像自己一个人在家一样。

那位画家的工作室看起来很空旷，但并不整洁，没有任何整理过的痕迹，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混乱感。画室里没什么东西，如果有必要，他应该可以整理整理。同时，那些模特的赤裸不仅是没穿衣服的效果，而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没有任何害羞的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在这些照片里，他看到一位60岁开外的先生，胡子打理得很整齐，胸口上长着长长的白色胸毛，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正从一个杯子里喝东西，可能是喝茶，他的双腿微微张开，脚搭在冰冷的地板上。这看起来完全不合时宜，即使是在性爱过程中或者只身一人待在家中时，一般人也会避免这种姿势。他完全裸着，阴茎耷拉在一边，挺大的，毫无疑问是行过割礼的，这样子让人觉得非常怪异。在一瞬间，贾斯珀·格温觉得自己肯定忽视了一样东西，而那个画中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这样，他抬起目光四处寻找，很快看到了那个留着胡子的先生的画像。画像很大，挂在面前的墙上。没错，

正是他，只是没有那杯茶，他坐在同样的一把椅子上，光着身子，脚有些悬空，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他觉得那幅画非常大，尤其觉得画中人达到了某个目的地。这时候，那位管理员问他：

——您喜欢这幅画？

贾斯珀·格温开始感受到一种比较微妙的东西，一种可能改变他生活方式的东西，因此他没有立即回答。他又看了看画册上面的照片，然后又看了看墙上的画——很明显，在照片和画像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种类似于流浪的东西。贾斯珀·格温想那些人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在流浪之后，化解了很多抵抗和阻碍。他没有考虑画家的技艺，他也不觉得这位画家的技艺很重要。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目标，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最终到达的那个目标，画中那个留胡子的人被画家搬回家里。他觉得这非常美好。

他转向那位管理员，因为要回答刚才的问题。他说：

——不，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绘画。

——哦。

那位管理员微笑了一下，表示理解，就像听见一位小孩说他长大要当玻璃工一样。她耐心地问：

——您不喜欢绘画，有什么原因吗？

贾斯珀没有回答，他想着那个可以带回家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一张画像能够把一个人带回家，他觉得事情正好相反：那些画像一般都展示一个人虚假的一面，然后假装成是真的给别人看。谁会付钱让画家揭开自己的面具，然后在家里挂一张画像，展示自己每天竭力隐藏的一面呢？

谁会付钱做这种事情呢？他缓慢地重复着这个问题。

他抬起目光看着管理员。

——对不起，有没有一张纸？

管理员递给他一沓纸和一支铅笔。

贾斯珀·格温写了两行字，然后看了很长时间，似乎是沉浸在一种思想里，非常微妙。管理员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好像面对一只停在栏杆上的麻雀，小心翼翼，不想让它飞走。贾斯珀·格温低声说了些什么，很含糊，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最后，他拿着那张纸，叠了两下，放在口袋里。他又抬起头来，看着那位女士说：

——这些画是哑巴。

——什么？

——我不喜欢绘画，因为画像不会说话。他们好像动了动嘴皮子，却听不到声音，所以需要想象他们发出的声音，我不喜欢那么费劲儿。

他站起身，走到那个留胡子的先生的画像前，看了很久，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

他走回家，毫不在意雨下得很急，雨水冰冷。他不时高声说些什么，他在和戴防雨头巾的太太说话。

——画像？

——是的，为什么呢？

汤姆·布鲁斯·史波德在研究他说的每个字。

——贾斯珀，你不会画画。

——正是这样，所以我的想法是写画像。

画展的那个早晨之后，过了两个星期，贾斯珀·格温打电话给汤姆说他有了新打算。他还想告诉汤姆不要再寄那些合同给他，因为他看都不看，他打电话主要是想告诉汤姆画像的事情。

他想告诉汤姆，找了很长时间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汤姆并不看好这事儿。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那就是写书。

——我封笔了，汤姆，我要跟你说多少遍？

——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明天重新开始写都行。

——对不起，你听我说，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又开始写了，我给《卫报》写的那篇文章又算什么呢？

——你列的那个单子？那是一种很高明的挑衅，很前卫的做法。谁还记得有这回事儿呢？

汤姆不仅是一位经纪人，而且是第一个发现贾斯珀·格温的人，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们经常去同一家酒吧，有一次他们俩一直待到酒吧打烊，讨论海明威如果没有在62岁时用一把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他还能写出什么。

——能写出个鸟！

汤姆是这样认为的。但贾斯珀·格温的观点完全相反。最后汤姆感觉到：尽管四杯黑啤下肚，眼前这位还挺懂文学的，然后就问他是干什么的。贾斯珀·格温说了自己的职业，汤姆又让他重复了一遍，因为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我觉得您应该是个老师，或者记者什么的。

——不是，毫不相干。

——哦，真是遗憾啊。

——为什么啊？

——我喝高了，我想不出来。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是作家的经纪人。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贾斯珀·格温。

——如果有一天您写出点什么东西，别忘了联系我。

您知道，这事儿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迟早的事儿。

——什么？

——写东西。

他琢磨一会儿。

——当然，别忘了我。

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当他们在酒吧里相遇，总是很乐意坐在一起聊天，经常聊些作家和书籍的事情。有一天，汤姆打开一个黄色的信封，那种很大的信封，是那天早上邮递员送过来的，里面装着贾斯珀·格温的小说。他很随意地打开，然后随便翻到一页开始读，里面讲的是一所学校着火了，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但是现在，一切好像都要结束了，但汤姆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列举了52件事情的单子是一方面，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原因。所有作家都仇恨围绕着这个职业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作家因此而停止写作。通常，只要多喝了点儿酒，或者有个爱花钱的年轻太太就能使他回

心转意。不幸的是，贾斯珀·格温每天只喝一杯威士忌，在每天的同一时刻喝酒，就像给钟表上油。除此之外，他也不相信婚姻，这样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扳回来，何况现在又有了画像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汤姆，你要发誓不对任何人讲。

——放心好了，再说，谁会相信这事儿呢？

汤姆的妻子罗蒂是一位匈牙利姑娘，比汤姆小 23 岁，汤姆和罗蒂结婚时，贾斯珀·格温是证婚人。宴会期间，他忽然跳上桌子，背诵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首诗其实不是莎士比亚写的，而是贾斯珀写的，模仿得非常完美。十四行诗的最后两句说的是：

如果我要忘记你，我会记得忘记你，

但是请不要让我忘记回忆。

汤姆拥抱了他，不是因为那首十四行诗，汤姆其实没听懂多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对于贾斯珀·格温来说，跳上桌子引起大家注意这个举动实在是太难为他了。汤姆结结实实地拥抱了他。而现在，画像的事情让他很难搞明白。他请求说：

——试着跟我解释一下吧。

——我不知道，我想我可能喜欢画像。

——好的，这个我懂了。

——当然，不是画画，我想写画像。

——这样啊。

——但是其他都一样……有画室，有模特等等。

——你让他们摆姿势？

——差不多吧。

——然后呢？

——然后我需要很长的时间观察。最后，我会动笔开始写，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画像。

——什么样的画像？一种描述？

贾斯珀·格温想了很久，实际上，这的确是个问题。

——不是的，不是描述，这样没意思。

——画家们搞的就是这些：有胳膊，画家就画胳膊。你怎么画？你会不会写类似于“那条白皙的胳膊很柔软……”这样的句子？

——不，不是这样，想都不用想。

——那怎么写？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应该把自己放在那种环境中，然后做一幅画像，我就会明白要怎么做，我就会明白写画像是什么意思。写画像，而不是画画像。

——也就是说，你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想法。

——有点想法，都是假设。

——比如说？

——我不知道，我想象就是把一个人带回家的感觉。

——带回家？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法说清楚。

——我需要喝杯东西，你别挂，也休想挂电话。

贾斯珀·格温手里拿着话筒。他听到汤姆在嘟囔着什么。他放下电话，慢慢地走向洗手间，他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所有的想法都和画像有关。他想唯一能做的就是尝试一下，否则他不会知道这个事情是否可行。当年，他开始写那个惊悚故事，里面讲那些神秘失踪，他脑子里就整天想着故事的进展方式。他撒了尿。他想，在写惊悚小说时，如果汤姆要他在开始写之前解释脑子里的想法，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拉了水箱。首先，开始写一篇小说，或者租一间工作室给人画像，虽然他并不知道具体想干什么，但这并不是没有意义。他回到电话那里，重新拿起话筒。

——汤姆？

——贾斯珀，我能说句老实话吗？

——当然。

——作为书的话，那主意烂透了。

——不，你没有弄明白，那不是一本书。

——那是什么呢？

贾斯珀·格温想象人们会把那些写好的东西带回家，然后锁在一个抽屉里，或者放在一个矮桌上。就像放一张照片，或者在墙上挂一幅画。这就是事情的核心，这让他充满热情。他说过的那52件事情他再也不会做了。作画时，他和那些人之间需要一个协议，就像给他们做一张桌子，或者是洗一辆汽车，这是一种职业。他会写那些人是什么，就这些。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抄写员。

——这就是画像。人们付钱让人做画像，然后把那些画像带回家，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会付钱吗？

——当然，一般找人给自己做画像时，是要付钱的，不是吗？

——贾斯珀，你画的那不是画像。除此之外，很多年都没有人找人做画像了，除非女王和几个老糊涂蛋，他们想给自己墙上挂点东西。

——是这样，但是我是写的，不一样的。

——那更糟了！

——我不知道。

他们俩都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能听到汤姆咽威士忌的声音。

——贾斯珀，我们改天再谈吧，可能这样好些。

——好的，可能好些。

——我们都好好想想，然后再谈。

——同意。

——我得消化消化。

——当然，我理解。

——其他都还好吧？

——都好。

——你不需要什么东西吧？

——不需要，可能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说吧。

——你认识不认识一位房产经纪人？

——有人要找房子吗？

——是的。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他是最好的人选，你记不记得他？

贾斯珀·格温仿佛记得有那么一个人，个子高高的，

穿得很得体，举止也得体大方，那是在汤姆的婚礼上。

——你去找他吧，他是最理想的人选。

——谢谢。

——怎么了，你要搬家吗？

——不是，我想租一间工作室，一个用来写画像的理想地方。

汤姆抬眼看天。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递过来一张问卷，要贾斯珀·格温填写。在问卷上面，顾客需要填写自己对房屋的要求。贾斯珀·格温试着读那些问题，但最后，他从那几页纸上抬起头来，问能不能口述他的要求。

——我敢肯定，如果您亲口说的话，会解释得更清楚。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拿过问卷，带着怀疑的表情看了一眼，然后丢进了垃圾筐里面。

——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乐意填写这个问卷的人。

然后，他解释说这是他儿子的主意，他儿子 27 岁，前几个月开始和他一起工作。他儿子有把公司的经营管理现代化的想法。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继续说：

——我更倾向于用以前的老办法，那样做也很好。但是，您可以想象，一般人在儿子面前，总会有一种盲目的

赞同。随便问一下，您有儿子吗？

——没有，我不相信婚姻，也不适合养孩子。

贾斯珀·格温心里有数，所以回答很干脆很清楚。

——我需要一间大房子，应该有半个网球场那么大。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一点儿都不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他问：

——要几楼的？

贾斯珀·格温解释说，他想象这个房子对着一个院子，如果位于顶层最好，重要的是要绝对安静。如果可能的话，地板破旧一点最好。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没有把这些要求写在本子上，好像他把这些信息都堆放在脑中的某个角落，就像放好熨过的床单一样。

他们谈到了暖气、洗手间、门房、厨房、装修、防盗门和停车场。每个问题，贾斯珀·格温都有非常清晰的想法。最明确的要求是那个房间应该是空的，应该非常空荡。“装修”这个词他听着就烦。他尽量解释一件事情：如果墙上有些受潮之后留下的水迹，那就再好不过了，还有那些管道，能露出来最好，而且要保持原装，锈迹斑斑也没问题。他强调一定要有百叶窗，这样可以调节房间的亮度。如果墙上有些糊墙纸的痕迹，他也会很喜欢。至于门，如果可

能的话，最好是木门，有点浸水膨胀最好。他强调说，屋顶要高。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把这些信息整理好，“堆放”好，他半眯着眼睛，好像刚吃完了一顿丰盛的午饭。他沉默了一会儿，感觉非常满意，最后睁开眼睛，清了清嗓子。

——我能不能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如果不冒犯您的话。

贾斯珀·格温不说“是”也不说“不”，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觉得那是一种默许。

——您做的工作一定要求非常准确，极端完美，是吧？

贾斯珀·格温不明白为什么，他想起那些跳水运动员，回答说是的，在过去他的确做过这种要求精确的工作。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工作吗？请您相信我，这只是出于好奇。

贾斯珀·格温说他写了几年书。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掂量了一下这个回答，好像是在等自己不把原先确信的事情弄乱的情况下，想清楚这件事。

十天后，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带着贾斯珀·格温去看一个低矮的厂房，位于玛丽雷柏内高街后面，一个公园的尽头。很多年来，这个房子都是一个木匠的仓库，后来紧接着被改装成一个画廊的储存室，再后来成了一个旅游杂志社的所在地，最后被一个收藏经典老摩托车的人用作车库。贾斯珀·格温觉得这个地方很完美。他很欣赏摩托车留在木地板上无法消除的油迹，还有墙上撕不掉的海报边角，上面还隐约能看到加勒比海掠影。在阁楼上有一个小小的洗手间，顺着铁梯子可以上去。房子里没有厨房，也没有能做厨房的地方。大窗子可以用实木板挡起来，那些实木遮板刚做好，还没有上漆。大房间有两扇门，正对着花园。房子里还有一些露出来的管道，没有任何修饰。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用很专业的口吻说，墙上的水渍

也不难办到。他用一种不带任何玩笑的口吻说：

——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潮湿是一种合乎客户心意的装饰，而不是一种麻烦。

他们确定了房租的价格，贾斯珀·格温定下来先租六个月，并说之后还会续租六个月。房租的价格很高，这让他明白：画像的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个游戏了。告辞的时候，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说：

——好吧，手续的事情由我儿子来办。

他们俩走在街上，正好在一个地铁站前面。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接着说：

——跟您打交道实在是一种享受，您可别觉得这是客套话。

贾斯珀·格温不擅长告别，包括那些不重要的告别，比如说和一位地产经纪人的告别。这位地产经纪人给他找到了一个车库，他想在那里做画像。他希望自己能够表达出那种诚挚的满意和对这个男人的好感。他没有说通常人们习惯说的客气话，他嘀咕了一句连自己也觉得吃惊的话。他说：

——我也不是一直在写书，以前我做另一份工作，一共做了九年。

——真的？

——我以前是调音师，给钢琴调音，我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听到这个信息，明显很满意。

——原来是这样啊，我更明白了，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然后他说关于调音师，他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总在想，那些调音师到底会不会弹钢琴。我是说，弹得比较专业的那种。

——很少。如果您心里一直问为什么，那您有没有想过，几个小时的工作后，为什么调音师最后不坐在钢琴前，弹一曲肖邦的《波兰女人》，来享受一下他们的劳动成果呢？答案是，假如他们钢琴弹得很好，他们也不愿去弹。

——不愿弹？

——那些给钢琴校音的人，不愿意让钢琴走调。

贾斯珀·格温解释道。

他们各自告别，并许诺说还会见面。

接下来的几天，贾斯珀·格温坐在这个房间角落的地板上。这房子之前是个车库，现在是他的画室。他手里摆弄着钥匙，研究这个房子的面积、光线和其他细节。房间里非常安静，只有水管偶尔发出轻微的汩汩声。他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房子里应该摆放一些东西，比如说一张床，也许应该摆一张沙发。他想

着如果装上灯，他要待在什么地方。他尽量想象：在寂静中，有一个陌生人陪伴，两个人都迷失在时间里，都需要学习适应所有的一切。他已经感觉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尴尬在折磨着他。在某一刻，他说：

——我肯定做不到。

——说的哪里话，如果实在找不到感觉的话，您可以先喝一杯威士忌。

那位戴防雨头巾的太太说。

——可能一杯不够。

——那就来双份威士忌。

——您把一切都看得太简单了。

——怎么啦？您害怕啦？

——是的。

——好吧。如果您不害怕，那就做不好什么事。是为潮湿的水渍发愁吗？看来只要等等就好了。暖气管看起来真糟糕啊。

——您的话让我安心多了。

第二天，贾斯珀·格温开始着手准备音乐的事情。那种安静让他感到不舒服，他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房间需要声音来填满，水管发出的汩汩声也行，但他肯定能找到更合适的声音。

贾斯珀·格温给钢琴校音的那些年，他认识很多作曲家，但这时候，他唯一想起来的人是大卫·巴伯。贾斯珀·格温有自己的道理，他清楚地记得大卫·巴伯创作的一支曲子里有单簧管、风扇和水管的声音，听起来也不赖，那些管子响声挺大。

他们很多年没有见面了，贾斯珀·格温小有名气的时候，大卫·巴伯曾找过他，请他给曲子《合唱》写词。那是一个录制的大合唱，里面有弦乐队和苏打水虹吸管的声音。最后这事情不了了之，但是他们俩还保持着联系。大卫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对人热情，爱好打猎，养了很多只狗，他给每只狗都取了大钢琴家的名字。说真的，贾斯

珀·格温记得很清楚：他有一次被拉度·鲁普¹咬了一口。作为作曲家，大卫·巴伯在纽约先锋派的圈子里混了很多年，获得了很多乐趣，虽然他没有挣到很多钱，却获得了女人的青睐。之后他消失了很长时间，追随自己对音调关系的奇思怪想，在一些类似大学的地方传授这些思想。最近一次贾斯珀·格温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报纸上，他看到大卫·巴伯创作了一支交响曲，在曼彻斯特一个有名的体育馆——“老特拉福德球场”演出，并非正规演出。那个曲目一共 90 分钟，标题是《半决赛》。

贾斯珀·格温不费什么气力就找到了大卫的地址，大卫住在伦敦富勒姆区。一天早上，贾斯珀·格温登门造访，大卫·巴伯打开门，看到他，毫不迟疑地拥抱了他，好像一直都在等他。他们一起去了公园，大卫带着玛尔塔·阿赫里奇²去拉屎——那是一条长头猎狗。

1 拉度·鲁普 (Radu Lupu, 1945—)，罗马尼亚钢琴家。

2 玛尔塔·阿赫里奇 (Martha Argerich, 1941—)，来自阿根廷的钢琴家。她厌恶媒体和公众场合，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大众的注目焦点。尽管如此，她仍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大师之一。

跟大卫讲话，不用绕什么弯子，因此贾斯珀·格温很简单地说，他需要一段背景音乐来装点新工作室。他说那里太安静了，他没法工作。大卫·巴伯问：

——你没有想过要用一些唱片吗？

——唱片都是音乐，我要的是声响。

——声响还是声音？

——我以前觉得这两者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边走边聊，在公园里散步，玛尔塔·阿赫里奇在一边追松鼠玩。贾斯珀·格温说，他想象那是一段很长的循环音乐，能隐约听见，用来填满空间，缓和寂静。大卫·巴伯问：

——很长有多长？

——我不知道，40 多个小时差不多吧？

大卫·巴伯停了下来，他笑了。

——好吧，这可不是个玩笑。这会花你一笔钱，朋友。

然后，他说他要看看那个地方。他要想想，坐在那里想想。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一起去位于玛丽雷柏内高街后面的工作室看看。他们俩在公园里一起回忆过去的时光。大卫·巴伯有意无意地提到：几年前，他确信贾斯珀·格温和他那时候的女朋友上床了，那姑娘是一个瑞典摄影师。贾斯珀·格温说不是，是她上了他的床，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聊着这桩往事，他们俩都笑了。

第二天，大卫·巴伯开着一辆家用的汽车去找贾斯珀·格温，车子很破旧，大老远就能闻到淋了雨的狗的味道。他把车子停到消防栓前面，那是他自己特有的抗议方式，针对政府对文化资金的限制。他们俩进到工作室，关上门。屋子里非常寂静，除了不时会有水管汩汩的声音。大卫·巴伯说：

——很不错。

——是很不错。

——你要当心那些受潮产生的水渍。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大卫·巴伯在工作室里转了一圈，估量着空间的大小。他很留心倾听水管发出的声音，也估计了木地板发出的

吱嘎声响。他忽然问：

——或许，我需要知道你正在写什么书。

贾斯珀·格温有些泄气，因为他还不习惯这一点，那就是他得用一辈子去说服全世界，他不写作了。这真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出版商，那个出版商很热情地恭维了他发表在《卫报》上面的那篇文章。然后转眼又问：你现在在写什么？这让贾斯珀·格温觉得不可思议。他说：

——相信我，我在这里写什么并不重要。

他解释说 he 需要一段背景音乐，要像一天中的光线一样，从早到晚都在变化，连续不断，但又让人无法察觉。他尤其强调的是：要优雅，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又补充说，他需要一种声音，听不出来任何节奏，而是一种能够让时间凝滞的东西，只是简单地填满空寂，让时间的流逝没有参照。他说他希望那种音乐像一张正在变老的面孔，给人一种静止的感觉。大卫·巴伯问：

——洗手间在哪儿？

他从洗手间出来，他说他接受这个工作。

——1万英镑。加上音响设备，就算2万英镑。

贾斯珀·格温想着自己在烧钱，把这些年的积蓄全花光了，就像进行一场赌博，投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存在

的行业上。那时候他很想靠着墙，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他才能有机会找到内心要找的东西。因此，他接受了这个报价。

一个月后，大卫·巴伯来安装音响设备，然后给了贾斯珀·格温一个硬盘。

——享受一下吧，一共 62 小时，做得有点长，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收场。

那天晚上，在“画像室”里，贾斯珀·格温躺在地板上，打开背景音乐。开始的声音像是叶子在风中被卷着向前走，很轻盈地向前推进。听到的声音都很随意，像是偶然出现的。贾斯珀·格温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在等待大卫·巴伯做背景音乐的那一个月里，贾斯珀·格温开始着手准备一些细节问题。他是从家具开始准备的，在摄政街一个旧货商的仓库里，他找到了三把椅子和一张铁床。铁床看起来破烂不堪，但还是保留了一些气派。后来他又找到了两张真皮沙发，有些下陷，颜色和板球一样。他租了两张地毯，很大，很昂贵。他还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个衣服架子，钉在墙上的那种，是从一家法国啤酒屋里弄来的，贵得离谱。在某一刻，他还相中了一个从游乐场流落出来的木马，是18世纪的古董，这时候他明白自己应该收手了。

刚开始有一件事情，他不能马上想清楚，那就是他应该怎么写：是站着写，还是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写；用电脑写还是手写；写在一张大纸上面，还是写在笔记本上面。

需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应该当时就写，还是先待在那里观察并思考，最后动笔写，比如说在家里，整理整理，然后写下想起来的東西。对画家来说，事情要简单得多，他们眼前就放着画布，完全不用考虑这些。但对于一个要写而不是画的人来说，他总不能待在桌子前，或者电脑前吧？最后他想明白了，无论怎么设想都是可笑的，除非开始工作，他才能明白该怎么做，才能明白怎样做好，怎样做不合适。因此他最后决定，不用书桌，不用手提电脑，连一支铅笔也不用。第一天什么也不用，他决定了。他最后只加了一个很朴素的鞋架，放在角落里。他想象，有那么一天，上面放上鞋子会显得妥当一些，他会觉得更满意。

他投身于这些事情，感觉好多了。有一阵子，他甚至都没有觉察到那种折磨了他好几个月的危机感。当他感觉到失重，或者那种他比较熟悉的失落感，他不再会惊慌失措了，而是尽量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他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几乎是带着一种病态的精确。在他关注细节的过程中，他彻底放松了。有时，这种情况达到一种完美的顶峰，几乎类似于小说。比如说，有一次他恰巧找到了一位手工制作灯泡的人。他不做大灯、灯管什么的，只是制作小灯泡，纯手工制作。那是一个小老头，他的铺子在肯顿区，非常不起眼，看了让人都有些发愁。贾斯珀·格温

不知道这个店存不存在，他找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找到。他心里想的是：让这个做灯泡的手艺人做一种光，能达到特殊的效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一种“天真”的灯光。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灯泡应该有一定的生命期限。他想要一种灯泡，有 32 天的寿命。

——忽然灭掉，还是挣扎一番再灭掉？

老头问，好像他非常了解这个问题。

小灯泡的事看起来没那么重要，但对贾斯珀·格温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灯泡和时间有关。尽管贾斯珀·格温对于如何写一幅画像一点概念也没有，但有一点他心里已经清楚了，那就是这个工作可能会持续的时间。这如同一个人在夜里行走，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们能描述和他之间的距离。他很快就排除了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工作可以很快完成。但他也很难设想：这个工作会偶然结束，或者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他躺在地板上开始思考，在绝对的孤独之中，体会时间的重量、日子的坚不可摧。他脑子里设想的是一种流浪，类似于下雨的那一天他在画上看到的，他期望自己能够感受到脚步的速度，他会把这种速度消融在距离里，最后到达终点。另外，他也需要辨别出这种速度，在速度里，能化解尴尬；还有那种缓慢的

节奏，使他能探寻到事情真实的面目。他意识到：这和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样，需要遵守时间限制，像人生中一些幸福的片刻。

最后，他确信 32 天是一段比较理想的时间。他确定每天都是一个工作的时间段，工作 32 天，每天 4 个小时。从这个时间出发，就有了小灯泡的寿命一说。

事实上，他无法想象在最后一个工作日，事情会突然终止，用那种公事公办的方式结束。很明显，这个工作的收尾应该很优雅，甚至很诗意，如果结束的时间无法预测，就更好了。他想起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灯光：一共有 18 支小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等距离排列，相互对称。他想象 32 天后，那些灯开始一盏一盏地熄灭，在一段时间内全部熄灭，不短于两天，不超过一个星期。他看到整个工作室一点点地陷入黑暗，一切随机，没有任何规律。最后他还想象自己和模特怎样移动才能利用上仅存的灯光，或者刚好相反，选择躲藏在黑暗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最后一个灯泡暗淡的光线里，他尝试最后修改画像。在最后一盏灯熄灭了之后，完全陷入黑暗。

他觉得这样很完美。

因此，他去肯顿区找到了那个老头。

——不用挣扎一番才灭掉，直接灭了就好了，不用挣

扎，也不要发出声音，如果可能的话。

就像一般手艺人对外界的回应，老头做了个手势，很难理解他想说什么。然后他说，受很多因素影响，那些灯泡很难做，它们有时也会发疯，这都无法预测。

——通常，客户在这时候都会说，这些灯泡就像女人一样。您可别这样说，拜托了。

——就像孩子一样。

贾斯珀·格温说。

老头点了一下头，像所有手艺人一样，他只有在干活的时候才会说话。老头说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小灯泡，好像那些灯泡是鸡蛋，他把灯泡浸在一种液体里，那液体看起来像蒸馏水。这个工序给人一种神秘感，为什么要做这道工序，人们不得而知。最后，他用老掉牙的吹风机把灯泡吹干。

他们围绕着灯泡的性能聊了很久，最后贾斯珀·格温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之前一无所知的世界。他知道灯泡的形状是无限的，这让他很欣慰，但最基本的形状有16种，每一种都有一个名字。为了优雅起见，这些灯泡的名字都是女王或者公主的名字。贾斯珀·格温选中的是卡特

琳娜·美第奇¹，这种灯泡看起来像从吊灯上流下来的眼泪。

——32天？

那老头问，他觉得眼前这个人和他的杰作很匹配。

——这只是一个想法。

——这要看开关多少次。

——一次。

贾斯珀·格温不动声色地回答。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老头停下来，看着贾斯珀·格温。老头盯着他看，可以这么说，盯着他的眼睛看，想找出什么东西，一些蛛丝马迹，但最后他垂下目光，继续做手里的活儿。

——您会不会拿灯泡？这些灯泡在运输和安装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贾斯珀·格温回答。

老头递给他一个灯泡，那是一支伊丽莎白·罗曼诺夫²，贾斯珀·格温很小心地把它握在手心里。老头做了一

1 卡特琳娜·美第奇（Caterina Medici, 1519—1589），意大利著名家族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于1533年嫁给亨利二世，成为法国王后。此处为灯泡名，下同。

2 伊丽莎白·罗曼诺夫（Elisaveta Romanov, 1709—1762），俄罗斯帝国女皇。

个鬼脸。

——要用手指。你这样会杀了它的。

贾斯珀·格温按照他的指点握着灯炮。

——这是挂口的，如果给你那种螺丝口的，肯定还没等装上，你就弄坏了。

老头摇着头说，他拿过了那支伊丽莎白·罗曼诺夫。

他们达成一致。九天后，老头要交给贾斯珀·格温 18 支卡特琳娜·美第奇灯泡，这些灯泡在 760 个小时至 830 个小时之间会相继灭掉，毫不犹豫地熄灭，没有闪光，很安静。这些灯会一个接一个地灭掉，没有特定的顺序。贾斯珀·格温快要走出店门的时候说：

——我们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灯光的种类。

——您要什么样的光？

——天真的。

——好吧。

他们握手告别，贾斯珀·格温很小心地和老头握了手，就像很多年前和钢琴家握手一样。

“工作室很漂亮。”戴防雨头巾的老太太说。她把湿漉漉的雨伞放在电暖器上烤，然后四处看了看。从近处看房间的陈设：鞋柜、暖色的地毯、墙上因湿气产生的水渍、地板上的油迹。她上去试了试床，看是不是柔软，她又试了试沙发，说：“这地方很漂亮。”

贾斯珀·格温站在工作室的角落里，没有脱外套，看着他用一个半月时间收拾出来的工作室，事情有了一点点眉目。他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每件事情都是在他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作为一个抄写员，桌子上应该摆着纸和笔，然后他套上套袖，选择颜料，确信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那种蓝色。他想，没错，这是一个很棒的职业。这时候他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他还需要一个有点生锈的铁牌子，挂在门上，上面写着：抄写员贾斯珀·格温。戴防雨头巾

的太太说：

——如果没有模特儿，这些都没用，想想真让人惊异。
或者说，有模特，是我没有看到？

她看着四周，脸上那种表情，就像是一个人在超市，
四处寻找放酱料的那个货架。贾斯珀·格温说：

——不，没有模特，现在没有。

——我想，外面还没有人排队等着。

——现在还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想把这件事儿一直推迟到房子租赁合同到期？

老太太的语气有时就像一位小学老师。因为很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有些易怒。

——不，我有个计划。

贾斯珀·格温回答。

——说说吧。

贾斯珀·格温考虑了很久，很明显，这是他第一次需要招募一个人尝试一下。需要很认真地选择这个人，因为一个难度很高的模特，可能会无谓打击他的信心；然而一个过于容易的模特，可能会令他找不到他想寻觅的东西。

作为第一次实验，谁是合适的人选？生人还是熟人，这都很难猜测。如果是朋友，那做起来会容易一些，但这

个实验就不太算数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事先知道的，就不能像初见那样，也不可能达到那种效果。按照理所当然的情况，应该选择一位完全陌生的人，但这样很难避免尴尬，贾斯珀·格温不想面对这种尴尬，至少第一次他很想避免这个问题。另外，要让人了解到这个工作的性质，这也很难；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模特需要裸体。出于直觉，贾斯珀·格温认为裸体是这个工作的必要条件，不能让步。他把裸体想成一种必要的折磨，这种状况会改变事情的界限，没有这种不方便的状态，他觉得不能扩展任何新领域，也不能开阔新的视野；因此需要克服一下：模特必须是裸体。但是，贾斯珀·格温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他更欣赏羞怯。他不太熟悉身体的事情，因为他一直都和音乐以及抽象的东西打交道，钢琴的结构是他掌握的最具体的东西。如果在他的面前有一位裸体模特，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尴尬，一种无法避免的迷失。因此，选择第一个模特非常考究，选择一位陌生人是慎重的。

为了使事情简单化，贾斯珀·格温排除了男性。面对一位男性，他觉得自己没法开始，不是对同性恐惧，只是习惯问题。因为是第一次，不宜使事情复杂化：在这种时候，他想尽量避免面对男性的身体，他需要时间来适应。女性的身体会好很多，他不用从头开始。然而，选择女性，这

里包含着一些内涵——女性不可避免地会激起人的欲望，这是贾斯珀·格温完全能意识到的。他很想从这样一个身体开始：这个身体很美，可以被欣赏、被窥视。但是很明显，如果要做一幅画像，就需要把那些纯粹、简单的欲望放置一边，隐藏起来，顶多起初带着那种欲望，随后放置起来，通过某种方式排除欲望，然后保持距离，做一幅画像，那应该是一件隐秘的事情。如果这个身体太美，可能会不合时宜；如果太丑陋，没有美感，那也是一种无用的折磨。贾斯珀·格温要找的那个女人，是一个看起来很美，但没有到激起欲望的地步。

——我们简单说吧，您找到那个人了吗？

戴防雨头巾的太太一边问，一边打开一个橙子味糖果的外包装。

——是的，我找到了。

——说说看？

——我得想想怎么跟她说这件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不过是一份工作，格温先生，您又不是叫人家上床。

——我知道，但这是一份奇怪的工作。

——您如果跟她解释，她会明白的。如果她不明白，

那您就提供丰厚的报酬，帮助她理解。这个丰厚的报酬在预算之内，对不对？

——我不敢肯定。

——怎么，您想当个小气鬼？

——不是，不是这样，瞧您说的。我不想得罪人。从根本上来说，那是用钱换取一具赤裸的身体。

——当然，这样说的话，还真是……

——本来就是嘛。

——话不能这么说。只有像您这样的清教徒，才会那样说。

——您有更好的说法吗？

——当然。

——说说看。

——“小姐，我出 5 千英镑，您能不能让我看 30 多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描写出您的秘密。”这不是很难出口的事情。您可以先对着镜子练习一下，很管用的。

——5 千英镑有点多。

——怎么啦？您要重新开始吗？

贾斯珀·格温微笑着看她，他很爱这位太太。在某一刻，他想到，如果是这位太太的话，事情会简单得多，从这位太太开始，那将是很完美的开始。

——我太老了，别想了。您不应该从老人开始，太难了。

——您不老，您死了。

那位太太耸了耸肩。

——死亡是唯一一种确定老去的方式。

贾斯珀·格温回到家，在镜子前面训练了一会儿，然后打电话给汤姆，那时候是深夜两点。

——操，贾斯珀，现在是半夜2点！我在床上！

——你在睡觉？

——睡觉又不是在床上做的唯一事情。

——哈。

——罗蒂向你问好。

背景声音，可以听到罗蒂在打招呼，没有一丝愤怒。

她说：你好，贾斯珀。罗蒂的脾气可真好。

——对不起，汤姆。

——别客套了。什么事儿，你又走丢了？我让吕蓓卡去找你？

——不，不，我再也丢不了了。但是，实际上……说真的，我正想跟你说说她的事情。

——关于吕蓓卡？

贾斯珀·格温想，那姑娘是最理想的人选，她的脸非常美，能勾起人的欲望，但她的身体迟缓、平静，抵消了这种美，就像是毒药和解药，通过一种温柔、谜一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贾斯珀·格温每次看到她，都想伸出手去摸一下，那是一种孩子般的愿望，就像是想把手指放在一只发亮的虫子上，或者是看见蒙上蒸汽的玻璃，想伸出手去划一下。除此之外，他认识吕蓓卡，但还没到熟悉的地步，那种不生不熟的关系似乎最合适。那种不远不近的距离，要更深入一层，更近一步，过程很缓慢，但有这样的可能性。他知道自己会长时间地注视她，没有占有欲，没有情欲，永远也不会厌烦。

——吕蓓卡，是的，你那儿的实习生。

汤姆干笑了一声。

——嗨，贾斯珀，你是不是喜欢胖姑娘啦？

然后他转身对罗蒂说。

——听见没，贾斯珀喜欢吕蓓卡。

隐约听见罗蒂瞌睡中发出来的声音，问吕蓓卡是谁。

——贾斯珀，兄弟，你永远都能让我吃惊。

——你能不能停一下，先别说那些荤话，听我讲一下。

——好吧。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你爱上她了？

——一件严肃的事情，是工作上的事情。

汤姆戴上眼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是他开工的标志。

——她说服你写那本书了，那本《我书中永远不会出现场景》？我说过这姑娘挺能干的。

——不是，汤姆，不是这事儿，我想让她帮我做一件事，但不是写书。

——你拿去用吧。只要你继续写作，对我来说怎么样都行。

——事情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

——我的第一幅画像，我要画她。你记得那个画像的事情吗？

汤姆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那是个不靠谱的想法，你知道的，贾斯珀。

——我知道，但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需要吕蓓卡来我的工作室做30多天的模特，我会付钱给她。但到时候她会告诉我，她不想失去你那儿的工作。

——做模特？

——我想试试。

——你疯了。

——也可以这么说。但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这个忙。让她为我工作一个月，然后再回你那儿。

他们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这个电话很有意思，因为最后他们聊起了写作这个职业，以及他们俩都喜欢的事情。贾斯珀·格温说画像的事情非常吸引他，就像把天分用在一个不顺手的地方。他意识到这个前提条件可能很荒谬，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吸引着他。他猜测在写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虚构性质的东西，为了生存，他一定会写出一些东西，会做出一些举动，一定会的。他说，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将来人们要买了带回家的东西。他补充说那将是一个无法预测的结果，一个家庭的私人纪念品，不会呈现给外界，因此避免了作家职业中的那些冲突。总结一下，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另一种职业。一种可能比较合适的职业名称是：抄写员。

汤姆在那里听着，想尽力搞明白这件事。

——我想不出，你会怎么描述那洁白的手臂，很柔软地放在腰那儿，或者像清晨的光芒一样明亮的目光。那一类事情，很难想象会有人比狄更斯或者哈代写得更好。

——好吧。当然，如果我的画像只停留在这个水平，那肯定是失败的。

——你肯定自己能向前一步？

——世界上没有什么肯定的事情，我得试试，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要试试。

——好吧，我们这样决定：我把我的实习生让给你，我再也不烦你了，但你要向我许诺，这个实验结束了，如果你最后没有什么成就，那你就回来写书。我说的是——写书。

——这是什么话，威胁我？

——算是协议吧。如果做不出什么成绩，那你就按我说的做。你就从那本《我书中永远不会出现场景》重新开始，或者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你要把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的房子退了，然后签新的出版合同。

——我可以找别人给我当模特的。

——但是你想要吕蓓卡。

——是的。

——那你还说这些。

贾斯珀·格温想，总的来说，这个游戏他挺喜欢的。这次尝试失败带来的后果使他产生了恐惧，就是重新做那52件事情带来的恐惧，他再也不想做那些事情了。他一想到这一点，就好像被电击了一样。最后，他接受了这个协议。他接受了，那时候已经是夜里3点了。汤姆想他可能挽回了一位作家，由他代理的那些作家中，没几个像贾斯珀这

样的朋友。

——明天，我让吕蓓卡过去。像往常一样，去洗衣房找你？

——可能去一个僻静的地方会好些。

——那么约到斯坦福宾馆的咖啡馆，5点？

——好吧。

——别放人家鸽子。

——不会的。

——我今天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

——今天晚上，你还没说。

——真奇怪。

他们俩又用了十几分钟瞎扯，说了许多不靠谱的话，活像两个16岁的少年。

第二天下午 5 点，贾斯珀·格温出现在斯坦福宾馆的咖啡馆里。他去那里只是出于礼貌，因为他去时，其实已经决定放弃了，因为思前想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和吕蓓卡谈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然而，当吕蓓卡到咖啡馆时，他们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小桌，靠窗子坐下，窗子对着街道。他们俩很自然地开始说笑，谈到天气和交通，说那个时间点交通拥挤，办什么事儿都很难。他以为自己会要一杯威士忌，结果他点了一杯加冰的苹果汁，他记得有些点心房的加冰苹果汁非常好喝。吕蓓卡说，给我一杯咖啡。就像那些真正的胖人，他们根本不会吃任何点心。她看起来光彩夺目，那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美。

起初，他们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寒暄了几句，只是为了确定对方的态度。吕蓓卡说奢华的宾馆让她觉得不

自在，但是贾斯珀·格温指出，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地方能够像一个宾馆大堂那样漂亮。他说：

——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秘密。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说了会儿话，通常他不会那样做。他说，如果有来生，他愿意成为一个宾馆的大堂。

——您是说在大堂里工作？

——不是的，我说的是做一个大堂，是大堂本身。即使是一个三星级宾馆的大堂也好，我不在乎这个。

贾斯珀·格温问吕蓓卡，如果有来生，她愿意做什么。吕蓓卡笑了，她说，她愿意做一个摇滚明星，患厌食症的那种。她的答案好像是现成的，总是脱口而出。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容易些了。贾斯珀·格温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说说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开始绕圈子，那是他说话的惯用方式。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吕蓓卡，您信得过我吗？我的意思是，您觉得坐在您面前的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吗？比如说，他永远不会让您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

——是的，您当然不会了。

——我问这个，是因为我想求您做一件比较奇怪的事。

——您说吧。

贾斯珀·格温从盘子里选了一个小点心，他在找合适

的词汇。

——您知道，我最近决定开始做画像。

那姑娘低下了头。

——当然，我不会画画，实际上，我打算写画像。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想试试，作为开始，我想给您写画像。

吕蓓卡不动声色，她在听。

——吕蓓卡，我要求您做的就是给我做模特，在我的工作室里工作，让我写画像。您可以想象成给画家做模特，或者是给摄影师做模特，这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情况基本一样，您可以想象一下。

他停了片刻。

——您愿意让我继续说，还是想让我就此打住？

那姑娘轻轻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然后把咖啡杯拿在手上，她没有立即送到嘴边。她说：

——您接着说。

贾斯珀·格温接着跟她解释。

——我租了一个工作室，在玛丽雷柏内高街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很安静。我在里面放了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很少的其他东西。地上铺着木地板，墙很旧，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您要做的就是到工作室里来，每天待4个小

时，来30多天就可以了，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一天都不能间断，周日也要来。希望您能准时到那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在那里待4个小时。至于我，您摆姿势，我只是简单看着。您不用按照我的要求摆姿势，只要待在房间里就好了，想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您不用回答问题，也不用说话，我不会要求您做别的事情。我可以继续说吗？

——说吧。

——我希望您裸体待在工作室里，因为我觉得这是画像的最基本条件。

这句话是他在镜子前练习过的，台词是那位戴防水头巾的太太润色的。

那姑娘手中还拿着咖啡杯，时不时地送到嘴边，但从来没喝下去。

贾斯珀·格温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小桌子上。

——我想让您拿着这把钥匙，每天下午4点，去的时候打开门，进到工作室里，不管我在做什么，您都要忘记我的存在。在工作室里，您要旁若无人，整个4小时都要像一个人待着一样。我还要求每天8点准时离开，离开时把门关上。当我们完成这个工作后，您把钥匙还给我。您喝咖啡吧，否则要凉了。

吕蓓卡看着眼前的咖啡，就像她第一次看到一样。她

把咖啡杯放在碟子上，没有喝。

——您接着讲吧。

她说，语气变得有些生硬。

——我跟汤姆说了这件事。他已经同意给您 30 多天时间——35 天，这个工作结束后，您接着在汤姆的公司工作。我知道，这对您来说需要很大的决心，如果您能接受这个工作，并能配合我的话，我会给您 5 千英镑的报酬，来弥补这个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最后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您接受了这份工作，您不能和任何人说起，因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越安静越好，我不愿意有某家报纸，或者有人来打听什么。您、汤姆还有我，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就这些，我想我已经说完了。我记得以前这里的点心很好吃。

吕蓓卡微笑了一下，然后看着窗外。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有时候用目光追随某人，然后又回过头来看贾斯珀·格温。她问：

——我能不能带书来看呢？

贾斯珀·格温听到这个问题，有些吃惊。

——不能。

——听音乐呢？

——也不能。很简单，您只要待在那里，和自己在一

起就够了。一个人待着，只是时间比较长。

吕蓓卡表示同意，她好像理解了。

——我可以想象，关于裸体也没什么可商量的。

——您要相信我，我比您更难为情。

吕蓓卡笑了。

——不，不是这个……

她低下头，理了理裙子的褶子。

——上次有人提出要看我的身体，结果很糟糕。

她挥了一下手，好像是要赶走那些糟糕的记忆。她说：

——但是我看过您写的书，我信得过您。

贾斯珀·格温对她笑了笑。

——您要几天时间想想吗？

——不用了。

她弯下身子，拿起贾斯珀·格温放在小桌子上的钥匙。

她说：

——我们试试吧。

之后，他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怀着各自的心思，好像相爱很久的恋人，不用说话都能相互理解。

那天晚上，贾斯珀·格温做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他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吕蓓卡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她家里，在同一时刻。

第二天，他们一起去看工作室。贾斯珀·格温叮嘱了钥匙还有其他的事情。他解释说，工作的时候，他会把木窗关上，房间里面会比较暗。他重点强调的是，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能关灯。他说他跟一位老头许诺，永远不熄灯。她什么也没问，只是向他指出，那里没有灯。贾斯珀·格温说灯很快就来了。她跑去躺在床上，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盯着天花板看。贾斯珀·格温到楼上收拾洗手间。在开始工作之前，他不愿意和吕蓓卡沉默着待在一起。他听到了木地板上有走动的声音，才从上面下来。

从工作室出来之前，吕蓓卡看了一眼四周。她问：

——您到时候待在哪儿？

——您要忘记我，我是不存在的。

吕蓓卡笑了，做了一个鬼脸，意思是她懂了，她迟早会习惯的。

他们达成协议，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开始工作。

算一下时间，自从贾斯珀·格温向全世界宣布他再也不写作了，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3个月12天。至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他都不知道，通常那些邮件都是寄到汤姆那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贾斯珀·格温告诉汤姆，别再把那些信转交给他，他甚至都不会打开了。他很少看报纸，也从来不上网。事实上，自从他在报纸上发表了那篇文章，上面写着他永远不会再做的52件事情，贾斯珀·格温的生活便滑向了一种隐退的状况，其他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与世隔绝很颓废，而他自己却活得很轻松。他确信，在经过了12年对他来说有些勉强的公众生活——那是作为作家无法避免的生活，他期待治愈和恢复的时间。他想象开始抄写员的生涯后，他生命中的那些碎片可能会重新复苏，拼凑成一幅能拿得出手的画，一

幅新的画面。就这样，那个星期一贾斯珀·格温从家里出来，觉得这是新工作的第一天，是他人生的新阶段。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从家里出来后，毫不犹豫地走向那家他信得过的理发店，想剃个光头。

走运的是，那家理发店关门装修了。

他消磨了一会儿，10点的时候，他去了肯顿区那老头的铺子，就是做灯泡的那个铺子，事先他们已经打电话约好了。老头从角落里拿出一个旧纸盒，以前是装意大利面的，然后用绿色胶带封起来，他说灯泡都准备好了。在出租车里，他不愿把那个盒子放在后备箱里，一路上一直把盒子放在腿上。那个盒子比较大，但里面的东西很轻，所以老头抱着箱子从车上下来，轻盈自如地走上台阶，最后走到贾斯珀·格温的工作室。这种轻松自如给人一种不真实感。

他走进工作室，站着停了一会儿，手上抱着大盒子。他说：

——我以前来过这里。

——您喜欢纪念版摩托车？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他们很小心地打开大盒子，从里面拿出18支卡特琳娜·美第奇，那些灯泡包在一种非常柔软的羔皮纸里。贾

斯珀·格温把梯子拿出来，那是他从街角印度人那里买来的，然后他就让开了。老头用了很长时间，挪动梯子、上去、下来，最后他把18支卡特琳娜·美第奇装在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灯头上，对称排列。即使灯没有亮，看起来也很美观。

——您开灯吧！

贾斯珀·格温说，他自己靠近窗子站着，因为那里比较暗。

——好的，这样最好。

老头回答说，好像如果在开关上不小心，就可能会把一切都毁掉。也可能，在他这种手艺人偏执的想法里，事情就是这样。

他靠近电源开关板，眼睛盯着那些小灯泡，摁了一下开关。

他们俩人都没说话，等了一会儿。最后，贾斯珀·格温失望地问：

——我告诉过您我要红色的灯光吗？

——别说话。

贾斯珀·格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那些小灯泡亮了之后，发出一种亮红色的光，把整个工作室照得像个妓院，但慢慢地，那种颜色消退了，最后变成了一种介于琥珀和

天蓝之间，很难定义的颜色，除了用“天真”来形容这种颜色，没有别的词。

老头嘟囔了一句，非常满意。

——无法想象。

贾斯珀·格温说，他完全被感动了。

出去之前，他打开了大卫·巴伯给他安装的音乐设备。在大房间里，流动着一连串的声音，像风卷着一堆堆干落叶，带着奇妙的缓慢，像孩子的喘息，那些乐器营造出一种模糊的和声。贾斯珀·格温看了一眼四周，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老头说：

——我不是多管闲事，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工作，我是个抄写员。

老头点了点头。他想怎么房间里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却看到一张床和两个沙发。但他知道，每个手艺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说了一句：

——我以前认识一个做抄写员的人。

他们没有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他们一起吃了饭，在附近街道的馆子里。他们告别时，很热情也很礼貌，那是在2点45分，吕蓓卡还有一个多小时就来了，贾斯珀·格温开始着手几天前他已规划好的具体工作。

他朝地铁的方向走去，乘坐贝克鲁线，在查令十字街下车。他用了两个小时逛旧书店，找一种适合用墨水写字的记事本，但没找到。很偶然，他买了一本瑞贝卡·韦斯特传记，顺手偷了一本18世纪俳句选集。大约5点钟，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因为他需要用洗手间。他坐在桌前喝了一杯威士忌，翻开那本俳句选集，一边看一边想，他已经无数次地想起这个问题：得有怎样的头脑，才能理解这里的美。当他意识到已经6点了，便从咖啡馆出来，到附近一个小超市买东西。那里专售绿色食品，他买了做晚餐的东西。然后赶到最近的地铁站，路上遇到了一家洗衣房，他进去考察，耽搁了一会儿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他有个想法，就是做一本伦敦洗衣房指南，里面列出伦敦最好的100家洗衣房。7点20分，他回到家，洗了个澡，放

了一张比莉·荷莉戴¹的唱片，自己做饭，用慢火热了红豆饭，然后在上面撒上帕尔米奶酪。他吃完饭，没收拾餐桌就躺在沙发上，选了三本晚上要看的书，一本是波拉尼奥²的小说，一本是卡尔·巴克斯³写的《唐老鸭故事全集》，最后一本是笛卡尔的《方法论》。这三本书，至少有两本改变了世界。相对来说，第三本书最不受人重视。9点15分，电话响了，贾斯珀·格温通常不接电话，但那是特殊的一天。

——喂？

——喂，我是吕蓓卡。

——晚上好，吕蓓卡。

吕蓓卡没有说话，停了好一会儿。

——对不起，打扰了。我想说我今天去了工作室。

——我很肯定您去了。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担心我可能弄错了日子。

——不，您没搞错，就是今天。

——那就好，这样我就能安心睡觉了。

——当然。

1 比莉·荷莉戴 (Billie Holiday, 1915—1959)，美国爵士歌手及作曲家。

2 罗贝托·波拉尼奥 (Roberto Bolano, 1953—2003)，智利小说家，诗人。

3 卡尔·巴克斯 (Carl Barks, 1901—2000)，美国卡通画家，因创作唐老鸭及其家族的卡通形象而闻名，被誉为“鸭家族之父”。

又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我去了工作室，按照您说的做了。

——好极了，您没关灯吧？

——没有，一切都保留原样。

——很好。那明天见。

——好的。

——晚安，吕蓓卡。

——晚安，对不起，打扰您了。

贾斯珀·格温回去接着看书。他沉浸在一个美妙的故事里：唐老鸭做旅行推销员，他被派往阿拉斯加最野蛮的地区，他穿山过海，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要销售的样品，他要卖的商品很有意思，是管风琴。

然后，他接着看笛卡尔。

第二天吕蓓卡到工作室的时候，贾斯珀·格温已经在那里了。

他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工作室里回荡着大卫·巴伯制作的音乐，像缓慢的流水。

吕蓓卡很慎重地微笑了一下，算是跟他打招呼，贾斯珀·格温也点头示意。他穿着一件薄外套，还为这种场合专门挑选了皮鞋，浅褐色的系带皮鞋，是上班时的穿着，这能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

吕蓓卡开始脱衣服，他站起身，把窗子的挡光板放好。他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做，只是觉得，待在那里看吕蓓卡脱衣服不是很合适。她把衣服放在一张沙发上面，最后脱的衣服是一件黑色T恤，T恤下面什么也没有穿。她坐到了床上，皮肤很白，后背最下面有一个文身。

贾斯珀·格温又回来坐在地板上，在他之前待的地方开始观察。她的胸很小，这让他有些意外，隐秘的地方有一些痣，但他没有停留在细节上，现在最要紧的是了解整体。他需要重新把这具身体和她这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说不上什么原因，这具身体和她这个人好像毫不相干。他觉得，吕蓓卡没有穿衣服，让人感觉是一个陌生的形象，和他认识的吕蓓卡没有什么联系。他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观察，几乎失去了时间概念。有时他会低下目光，再抬起另外一道目光，像呼吸一样。

吕蓓卡在床边坐了很久。然后贾斯珀·格温看见她站起来，一步一步地，用小步测量房间。眼睛看着地板，想象下脚的理想点，她小时候也这样玩。她动起来，身体仿佛要四散开来，好像每次都要把自己一片一片拼在一起，她的身体好像是人为聚合在一起的。

她回到床前，侧身躺着，脖子靠在枕头上，眼睛睁着。

8点，她穿上衣服，穿着雨衣在椅子上坐了几分钟，深呼吸。然后她站起身来走了，只是示意了一下，表示告别。

贾斯珀·格温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后来他站了起来，走到床那儿躺下，盯着天花板。他的头放在枕头凹进去的地方，那是吕蓓卡留下来的。

——怎么样？

戴防水头巾的老太太问。

——我不知道。

——女孩子不错吧？

——我不知道她还回不回来。

——为什么不回来呢？

——因为这一切都很荒谬。

——那又怎么了？

——我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会回来。

但是第二天，她来了。

他想起来应该带一个笔记本。他选了一个大小适中的本子，纸张是奶油色的，还需要一支铅笔，这样他就可以记东西，然后把写字的那页纸撕下来，用图钉固定在地板上。他每次都选一个不同的地方，分布在四处，像是在安装老鼠夹子。

某一刻，他写了一句话，在房间里四处徘徊，接着在地板上找了个点，距离吕蓓卡不远的地方，然后靠着墙站着。他弯下腰，把纸片钉在地板上，然后抬起头看吕蓓卡。从开始以来，他从来都没有离她这么近过。吕蓓卡盯着他的眼睛看，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不带任何目的性。他们俩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在大卫·巴伯的乐声里，你看我，我看你，呼吸轻盈缓慢，最后吕蓓卡移开了目光。

离开前，吕蓓卡穿过房间，走到贾斯珀·格温蜷缩着

的地方。她坐在那个角落的地板上，坐在贾斯珀·格温旁边，把腿伸长，把手藏在大腿中间，手背挨着手背。她没有转过头看他，只是待在那里，脑袋靠着墙壁。贾斯珀·格温感到有一个柔软的身体靠近他，闻到她身体散发的香气。他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吕蓓卡起身，穿衣服离开。

贾斯珀·格温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会儿，在小纸片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把纸片钉在地板上。他很仔细地选择摁大头针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吕蓓卡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纸片周围走动，从一张纸片到另一张纸片，像是在画一个什么图案。她从不会停下来读那些纸片，只是在那些纸片周围走动。慢慢地，贾斯珀·格温看到她展示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她的姿态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可能是第七或第八天，贾斯珀·格温忽然看到她摆的姿势美得惊人。那个姿势持续了一会儿，好像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向哪个方向推进，无意保持那个姿势。这样，她把重心挪到另一条腿上，抬起手来整理头发，又恢复了一种非完美的状态。

同一天的某一刻，她开始喃喃自语，躺在床上，声音很低。贾斯珀·格温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他也不想听见。她几分钟接连不断地说话，有时会停下来笑，或者停下来沉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说。她好像正在跟某人说话。她

说话的时候，手在伸展开来的大腿上来回滑动，不说话的时候则会停下来不动。贾斯珀·格温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朝床的方向走去，像一个追随一只小动物的人，到最后跟到它的洞穴里去了。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压低了声音接着说话，轻轻地嚅动嘴唇，喃喃自语，声音时断时续。

第二天，贾斯珀·格温看着她的时候，她的眼里满含泪水，那是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伤心事，或者是脑海中飘过一个什么思绪。

如果贾斯珀·格温要说这个工作中断了一次，那他可能会提到有一天，她中途穿上了衬衣。那不是她决定要后退，而是把最初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她穿着衬衣待了一会儿，前面的扣子开着。她在那儿摆弄袖口。

她的内心发生了变动，可以用根本的变化来形容。贾斯珀·格温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吕蓓卡第一次向他展示她自己和她的画像。

那天晚上他从工作室出来，连续走了几个小时的路，一点也不觉得累。他注意到有些洗衣房 24 小时营业。他很满意地把这些都记了下来。

他已看不到她的肥胖，或者她的漂亮。在进入工作室之前，他对她可能会有很多种描述，或者指出她的一些特点，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了，或者说从来没有存在过。就像他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一样，时间好像缩成一团，没有任何变化。他开始能辨认出大卫·巴伯乐曲中的一些过渡，一段段的重复，总是赋予时间流动以一种固定的诗意。在工作室里，外面发生的一切失去了魔力。在这种天真的灯光下形成的意境很美妙，且意味深长。工作室的气息，落在家居和其他东西上面的灰尘，在这里没人会觉得不合适，所有一切都给人一种动物冬眠的印象，伴随着一种缓慢、寂静的呼吸。戴防雨头巾的太太想知道事情的发展趋势，贾斯珀·格温解释说这里有一种催眠的成分，甚至是毒品的效果。那位太太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那么夸大

其词。老太太提醒他：这是一份工作，抄写员的工作，您得做点儿成绩出来，如果做不好，您还是直接回去和学生们见面吧。贾斯珀·格温问：

——还差多少天？

——应该还有 20 多天。

——我还有时间。

——您写了什么东西没有？

——笔记。没有什么可读性。

——如果我是您，我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

——我一点儿也不轻松，我只是说我有时间。过几天可能就会进入焦虑阶段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总是拖延。

他通常都会晚到，吕蓓卡那时已经在工作室里了。他可能会迟到十几分钟，有时候会是一个多小时。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他很喜欢到工作室的时候，吕蓓卡已沉浸在大卫·巴伯乐声的河流里，沉浸在那种光线里——而他身上还带着外面世界的残酷和节奏。他进来的时候尽量不弄出声响。他在门槛处停下，用目光追寻她，好像她是在一个大鸟笼里。他看到吕蓓卡的那一刻，那个情景通常会留在记忆里。同时她也习惯了，在门打开时一动不动，没有太多反应，而是待在原处。他们很早就放弃了见面和离开时打招呼的习惯。

有一天，他进来的时候吕蓓卡在睡觉。她躺在床上，微微地侧向一边，呼吸很慢。

贾斯珀·格温安静地靠近放在床边的沙发，坐下来，

长时间地看着她。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从近处观察吕蓓卡的身体，白皮肤的质地、褶皱和其他细节。他不是特意要记在脑子里，这些细节对于他的工作没有什么用处；但通过这种观看，他得到了一种私密感，能把他带到远方，这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他放任自流，让时间过去，并没有急着要得出结论。他觉得有些想法正在降临：稀少、混乱，就像边境上的人。吕蓓卡忽然睁开眼睛，看见了他。她不由得合上了双腿。但过了一会儿，她又渐渐打开了，恢复了之前的那个姿势。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了眼睛。

贾斯珀·格温没有挪开，那天他一直待在沙发那里。他靠近吕蓓卡，很自然就待在她的身旁，脑子里开始有许多想象。后来渐渐犯困了，他也没有强撑着，整个人陷进了沙发里。他最后听到的声音是戴防雨头巾的太太说的话，她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可真舒服啊。

对吕蓓卡来说，这都很正常。当她重新睁开眼睛，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作家睡着了。带着一种奇怪的温柔，她悄无声息地下床。已经8点多了，穿衣服之前，她走近贾斯珀·格温，待在那里看着他。她想，这个男人啊。然后，她绕着他转了几圈，他的一条胳膊靠在沙发的扶手上，手是悬空的，她用自己的腰部靠近那只手，那只手几乎掠过

她的身体，她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她想，这个男人的手指和我的性器。她穿上衣服，没有弄出声响。她出去的时候，他还没有醒来。

每个夜晚，她踩在路上的前几步，都像一只初生的动物那样不稳当。

她回到家里，有个男人在等他。那男人说：

——你好，吕蓓卡。

——我告诉过你，回这里之前要通知我。

但还没有脱掉外套，她就过去亲吻他。

夜里，吕蓓卡告诉他，她正在做一份新工作。她说：
给一个画家做模特。

——你？

——是的，我。

他笑了。

——光着身子。

——不会吧？

——算是不错的工作。每天都去，工作4个小时。

——很乏味吧，谁让你去的？

——钱。他给我 5 千英镑。我们得想办法付房租。你觉得不对吗？

那男人是摄影师，但是没有多少人相信他，因此吕蓓卡要承担所有的一切：房租、水电费、冰箱里的食物。他有时候会消失，然后回来。他的东西都在吕蓓卡这里，吕蓓卡通常要负责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她说，她爱上了一个混蛋。

几个月前，他说他朋友想给吕蓓卡拍些照片。有一天晚上，这位朋友登门造访，他们喝了很多酒，最后吕蓓卡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让那个朋友拍照，她不在乎这个。但是忽然间，她的混蛋男友也脱了衣服加了进来。他们开始做爱，而那个朋友还在旁边拍照。这事之后，有好几天吕蓓卡都不愿见那个混蛋男友。然而，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停止爱他。

另一方面，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注定会使她遇到一些荒谬的爱情。没有男人会想得到她的身体，但经验告诉吕蓓卡，很多人都渴望她，这通常都是那些男人不愿意承认的痛处。他们一般都很害怕女性的身体，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恐惧；有时候，他们需要通过鄙视使自己兴奋起来，因此占有这样的身体让他们感觉良好。周围总是有那种人，他们的欲望有些病态，他们会选择那些非主流的

美，他们会放弃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这样，吕蓓卡 27 岁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多错误的记忆，她很难找到一种干净、简单的时刻，但她不在乎。对于这方面，她一直没什么选择。

因此她最后还是跟那个混蛋男朋友在一起。也因此，当贾斯珀·格温对她提出那个要求时，她没有觉得惊讶，那正是她在生活中所能期待的东西。

早上，她没有叫醒她的混蛋男友，自己一个人起床出门，也没洗澡。她身上留着一夜性爱的痕迹，她很喜欢带着这些痕迹。她想，今天，我就是这样，亲爱的贾斯珀·格温，您得接受这样的我，看看能产生什么效果。

早上的4个小时，她还是去汤姆那里工作，她有些崇拜这个男人。3年前，一场车祸让他坐上了轮椅，他给自己建了一个巨大的办公室，跟一个村子一样，他是那里的国王。他周围有各种员工，有些非常老，有些简直就是疯子。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汤姆付的钱很少，有时候还不给钱，但这些都不重要。他很有活力，带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使周围的人都欣赏他。他是那种人，如果你无意中冒犯了他，你会觉得他很粗野。

关于画像的事情，吕蓓卡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只有一

次，那时候吕蓓卡下午去贾斯珀·格温那里工作有好几天了，他坐着轮椅过来，停在吕蓓卡的办公桌前说：

——如果我问你什么，你就让我滚蛋。

——好的。

——贾斯珀·格温表现得怎么样？

——滚。

——非常好。

就这样，下午一点她会起身收拾自己的东西，跟汤姆打招呼离开。他知道吕蓓卡要去哪里，但是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他有时会留心看吕蓓卡穿什么衣服，可能会联想其他事情，谁知道呢。

她乘地铁去贾斯珀·格温的工作室上班。她总是提前一站下车，这样就可以在进工作室之前走一段路。在路上，她手里紧握着钥匙，那是她开始工作的方式。她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脱衣服的顺序。事情非常奇怪，在那个男人身边这些珍贵的日子里，她学会了动作的精确，之前她从来都没想过这种精确性非常重要。他让你相信，所有事情都不能蒙混过关，有人在某处记录着我们的行为，有那么一天，会轻易地找我们算总账。

她转动钥匙孔里的钥匙，然后进去。

她没法马上知道格温先生在不在，她明白那并不重要。

但她觉得如果没看到格温先生，她心里就不踏实；如果他不注视她的话，她就不平静。她真的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之前这对她来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而现在，那个男人盯着她看，变成了她的需要。没有这种注视，她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吃惊地发现，她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他不注视她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相反，如果他注视吕蓓卡的身体，她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觉得自己穿着衣服，很完整，好像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随着日子的流逝，她很惊异地发现，她非常渴望他能够靠近，他站在墙边的样子让她备受折磨。他很迟疑，不去做那件她会乐意接受的事情。因此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她自己靠近格温先生，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种行为必须避免诱惑和勾引的痕迹。最后她的动作有些仓皇，有些不精致。而他一直处于一种无关痛痒的状态中，若即若离。

她带着一夜性爱的痕迹到达工作室的那天，贾斯珀·格温没有出现。吕蓓卡算了一下，他们已经工作 18 天了。她想，吊在天花板上的灯是十八盏，像贾斯珀·格温那么疯狂的人，非常可能会给周围的环境赋予特殊含义——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没来工作室。她在八点的时候穿上衣服，磨蹭了一下——就像等着有人来给她送还东西似的，然后回家去了。

紧接着的一天，贾斯珀·格温也没来。吕蓓卡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缓慢，让人绝望。她很确信自己能见到他，但他却没出现。她八点准时穿上衣服，带着一丝愤怒。路上，她一边走一边想自己真是愚蠢，这只是一份工作，贾斯珀·格温来不来关她什么事儿呢？同时，她也在努力回忆上次他出现的时候，有没有表现出奇怪的地方。她只记得他趴在纸片那儿，别的什么也没有。第二天她故意去晚了一会儿，就晚了几分钟，但对于贾斯珀·格温来说，那并非正常情况。她来到工作室，那里还是空无一人。吕蓓卡开始脱衣服，但她找不到那种轻松自如的感觉。她尽量使自己不受影响，但担心和焦虑却在膨胀。她没办法做到她应该做的，也就是做她自己。第一天他出现的时候，她记得做自己非常容易，很明显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像一次朝圣，她现在回不到原来的地方，如果没有他在的话，哪怕向前一步都是不可能的。

她想，我真是个笨蛋。

他会不会是病了。他或许在家里工作，或许他已经做好画像了。或许他死了。

但她知道那不是真的，因为贾斯珀·格温是一个细致的人，在犯错误方面也很细致。

她躺在床上，第一次觉得有点儿害怕，一个人待在那里有点恐惧。她尽量回忆自己有没有锁好门。她问自己，他是不是真的已经三天没来了？她上次看到他是在三天前，她尽量回忆过去那三个下午的虚空。她觉得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她想，放松，他会来的。她闭上眼睛，开始抚摸自己，起初很缓慢，先抚摸自己的身体，然后是双腿之间。她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这一点她做得很好。她微微侧过身，她喜欢这个姿势。她重新睁开眼睛时，眼前是入口的两扇门。她想，如果这两扇门打开，她的手也不会停下来。他不存在，我存在。亲爱的贾斯珀·格温，这就是我现在想做的，我想抚摸自己。你从那扇门进来吧，看看你能写点儿什么。我继续做，一直到最后，我不在乎你是否看我。她又闭上了眼睛。

八点的时候，她起来了，穿上衣服回到自己家。她想还差十几天，可能更长吧。她不知道时间是长还是短，那是一种细小的永恒。

第二天吕蓓卡到工作室的时候，她看到贾斯珀·格温待在一个角落里，坐在一把椅子上，看起来像一位大厅看守员，在博物馆大厅里，看守一件现代艺术作品。

吕蓓卡不由自主地变得强硬起来。她用疑问的目光看着贾斯珀·格温，而他回避了这种目光。工作开始后，吕蓓卡第一次开口说话。

——您已经三天没来了。

然后她发现了另一个男人，在一个角落里，靠墙站着。

还有一个坐在通往洗手间的阶梯上，在第一个台阶上。两个陌生男人。

吕蓓卡抬高了声调说，这些都没在协议之内，但是没有明说是什么协议。她还说，她能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走人，如果贾斯珀·格温认为付了5千英镑就可以为所欲为，那

他就大错特错了。最后她一个人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贾斯珀·格温没有接茬的意思。

——真恶心。

她说，与其说是对别人说，不如说是对自己说的。

她过去坐在床上，穿着衣服待了很长时间。

背景乐是大卫·巴伯的乐声。

她决定不再害怕。

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他们应该害怕她。

她脱衣服脱得很干脆，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她和贾斯珀·格温保持距离，靠近那两个男人，但并不看他们。她想他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两个人。她走动的时候踩着贾斯珀·格温的那些纸条，最初只是踩，之后她试图用脚掌撕裂那些纸条，她感觉到坚硬的图钉摩擦着她的皮肤，但她毫不在意。她选中了几张，逐个毁掉，其余的都得以幸免。她觉得自己像个奴仆，晚上负责熄灭整栋房子的蜡烛，因为某些训诫，最后要留几盏灯亮着。她喜欢这种联想。慢慢地，她不再带着愤怒踩那些纸条，而是缓和下来，带着仆人熄灯的那种耐心。她放慢了脚步，目光也柔和了。她还在继续“灭掉”那些纸条，但方式变得温柔、精确。无论当时做什么，当她觉得自己做完了，就回到床上躺着，把头埋在枕头里，闭上眼睛。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愤怒，相反，

她感到出奇的平静，那是她期待了好几天的平静。她周围没有人移动，但是某一刻她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椅子嘎吱的声响，可能是好几把椅子都挪到了床周围。她没睁开眼睛。她不需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她让自己沉浸在一种寂静和黑暗之中，那黑暗是她自己的。她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没有恐惧，因为有人在看她，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不知为什么，她终于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待着，一种很完美的方式，这种独自一人的感觉之前没有出现过，或者很少会出现。她想，就像在爱人的怀抱里一样自如。她的思绪渐行渐远，直到失去了时间概念，几乎要睡着了。偶尔，她会想那两个男人有没有碰自己，还有第三个男人，他是她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她睁开眼睛，担心已经太晚了。房间里面没有人了，床边有一把椅子，只有一把。她出去的时候，抚摸了那把椅子。缓缓地，用手背掠过。

她再次来到工作室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 4 点，非常准时。她第一眼看到的是贾斯珀·格温的那些纸条，它们都重新回到原处，连一个褶子都没有，上面都有图钉，和原来一模一样。一共有 100 多个，已经积攒了那么多，看起来好像没人踩过一样。吕蓓卡抬起眼，看见贾斯珀·格温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好像那里已经变成了他的窝一样。其他东西都和之前一样：灯光、音乐、床。除了他通常用的一把椅子，其他椅子整齐地排列在房间的一侧，在房子的角落里，那个记事本放在地上。她有一种得救的感觉，她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脱掉衣服，拿了一把椅子，把椅子放在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距离贾斯珀·格温不远也不近，然后坐了上去。他们就这样待了很久，贾斯珀·格温会不时看她一眼，但

是通常都只是盯着房间里的某件东西看，做一些手势，就像是跟随音乐摆动。好像是惦记着他的记事本，他不时地会看一两眼记事本，但他也并没有起身去拿笔记本，只是靠着墙待着。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吕蓓卡忽然开口说话。她说：

——昨天晚上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贾斯珀·格温转过脸来看她，有些吃惊。

——是的，我知道，按道理我不能说话，我只说几句。她的声音很平静、安详。

——我决定做一件事，可能很傻。我也没有搞清楚这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您，我想说这么做应该是对的，就像灯光很好，音乐也很对路，所有东西都是对的，除了一件事情。所以，我决定做这件事情。

她站起身，靠近贾斯珀·格温，跪在他面前。

——我知道，这是一件傻事，对不起，但请允许我这么做。

像对待一个小孩那样，她伸出手，轻轻脱掉他的外套。贾斯珀·格温没有抵抗。他看到吕蓓卡在叠他的外套，便放心了。吕蓓卡叠得很用心，把衣服很整齐地放在地板上。

她开始解衬衣扣子，最后解开袖口的扣子，把他的衬衣脱下来，像之前那样叠好，整齐地放在外套上面。她看

起来很满意，便停了一会儿。

她向后退了一点，低头解开贾斯珀·格温的鞋带，把他的鞋子脱了。贾斯珀·格温把脚向后缩了缩，世界上所有男人都会因为自己的袜子而害羞。但她微笑了，把他的袜子也脱掉了，把这些都整齐地放在一起。与他做事情的态度一样，她很注意，每样东西都井井有条。

她看着贾斯珀·格温说，这样好很多。她说：

——这样更符合这里的一切。

她起身，坐到自己的椅子上。真傻，她心跳得很厉害，像刚跑完步。前一天晚上，她设想这个情景时，就是这样想象的。

贾斯珀·格温又开始用目光巡视四周，做了一些手势，对他来说，好像什么也没变。吕蓓卡想，好像忽然之间他变成了动物。她看着贾斯珀·格温消瘦的胸部、干巴的手臂，她回想起来，之前贾斯珀·格温对她来说是一位遥不可及的作家，一张照片，或是一次访谈，一位可以使她完全投入、整夜阅读的作家。她记得汤姆第一次让她带着手机去洗衣房的情景。对于她来说那太疯狂了，后来汤姆开始跟她解释贾斯珀·格温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起了贾斯珀·格温最近一部小说里的致辞，她可能还记得那个致辞：致P，永别了。他解释说P指的是保罗，那是一个小孩子的名字，

一个4岁的孩子，贾斯珀·格温是他的父亲。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贾斯珀·格温决定永远都不做父亲，无论是什么原因，他都不会成为一位父亲。他完全可以很慈祥、很坚强地抚养他。汤姆还讲了另一件事情，有另外两本贾斯珀·格温的书流传于世，但署的不是他的名字。他没有告诉她是哪两本书。最后汤姆用一支蓝色的圆珠笔敲了敲她的头，用嘴配音，发出一声哨声。他解释说：

——这是记忆消除器，你什么也没有听到。

她拿着那部手机去了洗衣房。她记得非常清楚，那个男人坐在洗衣机中间，手放在膝盖上，是那么优雅，对她来说，简直惊为天人，因为她还年轻，也因为那是第一面。之后，他开始跟她说汤姆的事情，关于电冰箱什么的，但她很难集中精神，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并不看对方的眼睛，他的声音让吕蓓卡觉得非常熟悉、亲切。

现在这个男人就在眼前，胸脯消瘦，手臂干巴，赤着脚，双腿交叉放着：像一只优雅的动物，又有着王子般的风度。吕蓓卡想，得要走多少路，经历多少神秘、意外的事情，才能一步步走到这里，你赤身裸体坐在一把椅子上，让这个男人观看。而这个男人把他的疯狂从远处召唤回来，重新整理，形成一个避难所，给他自己，也给你。她想起

每次读他写的书时，就被引入了这个避难所，最后其实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从那时开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身体要跟上这样的节奏，有些困难。

从那天开始，贾斯珀·格温工作的时候只穿一条工装裤，这让他有一种疯狂画家般的气质，那种不具破坏力的画家的气质。

又过了几天。一天下午，一支小灯泡熄灭了，肯顿区的老头活干得不错。灯熄灭的时候很干脆，没有任何的迟疑，也没有任何的声响，像一段记忆。

吕蓓卡转头去看那盏灯——她坐在床上，灯灭时似乎有一番无法觉察的晃动。她感觉有一种焦虑在加剧，她无法避免这种情绪。贾斯珀·格温解释过这份工作的结束方式，所以她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但是她不知道结局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或是以什么样的缓慢到来。已经有好几天，她不再计算还剩多少天了，她一直在避免思考最后会怎样。她害怕知道。

贾斯珀·格温站起身，径直走到那盏熄灭了的灯下面，像科学家那样开始观察。他一点儿也没表现出不安，好像在问自己，为什么是那盏。吕蓓卡微笑了，她想，如果他

不害怕，她自己也不会害怕。她坐在床上，看着贾斯珀·格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低着头，第一次对那些钉在地板上的纸片产生兴趣，之前他没有重视过那些纸片。他取下一片，又取下另一片。他去掉大头针，把纸片拿起来，放到口袋里，然后把大头针放在阳台上，每张都一样。他做这事的时候全神贯注。吕蓓卡觉得，她甚至都可以悄悄离开，贾斯珀·格温不会察觉。第二盏灯熄灭的时候，他们俩人都转过头，看了一会儿，好像在夏夜等待流星的下坠。贾斯珀·格温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过去将大卫·巴伯的音乐调低了。他的手在按钮那里，眼睛盯着小灯泡，寻找一种准确的对应。

那天，吕蓓卡回到家里，她让那个混蛋男友离开。她说，你能不能离开几天，就几天，我想一个人待一阵子。混蛋男友问：

——我去哪儿？

——随便哪儿。

第二天，她也没去汤姆那里上班。

她想，有个事情正在结束，她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她只想做这个。

可能贾斯珀·格温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第二天早上，吕蓓卡到工作室的时候，看到角落里，地板上有剩余的晚

饭。她明白贾斯珀·格温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在所有这一切结束之前，他是不会回家的。她想，这个男人非常细致。

她在房间里走动，有时会走进灯灭之后产生的暗影里，就像消失了一样。贾斯珀·格温看着她消失，像是在暗影里等待什么，然后又回去想自己的心事。他看起来很恬静很快乐，坐在剩饭中间，脸上的胡子没刮，头发有些乱，那是晚上睡在地板上的结果。吕蓓卡看着他想，真是无可救药的可爱。谁知道他有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在他脸上，看不到满意的痕迹，也看不到慌张失措，只有全神贯注的表情，很平静。还有一些纸片在地上，他走过去一一收起来，揉成一团，放在口袋里。在灯泡熄灭的瞬间，他看着灯泡。

但在某一刻，他忽然走过去坐到她身旁，坐在床边，就像是在做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开始和她说话。

——吕蓓卡，您看，有件事情我是看明白了。

她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之前以为不说话是绝对必须的，我很害怕闲扯，我也无法想象和您闲扯。还有，我也担心最后这事会变得像心理分析或是忏悔一样。那没什么意思，您不觉得吗？

吕蓓卡微笑了。贾斯珀·格温补充说：

——然而，您看，我错了。

他不说话，待了一会儿。

——事实是，如果我真要做这个职业，那我必须接受交谈，在合适的时候，即便只交谈一次，最多两次。但是我得知道怎么交谈。

他抬眼看吕蓓卡说：

——简单交谈一下。

她点头同意。她一丝不挂，坐在这位穿工装裤的男人身边，但一切都那么自然。她唯一想的是怎样才能帮助这个男人。贾斯珀·格温说：

——比如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我要问您一件事情。

——您问吧。

贾斯珀·格温问了一个问题。她想了想，回答了。那是一个关于哭和笑的问题。

他们一起谈论了这个问题。

他又问了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他具体指出是自己的

孩子。

还有另一个关于风景的问题。

他们交谈的声音很低，不慌不忙。

直到最后，他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说：

——谢谢。

最后他补充说，事情没那么难。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面朝吕蓓卡，好像在等待她作答。她说：

——不，一点儿也不难。在工作室，没什么难的。

贾斯珀·格温去调节乐声的音量。大卫·巴伯的乐声好像消失在墙壁里，在剩下6盏灯微弱的灯光里，只留下一丝声息。

在寂静中，他们等待着最后一盏灯熄灭，那是这个奇怪的实验开始后的第36天。晚上8点，他们预料到他们会一起等待这盏灯熄灭。整个过程中，其他时间已然失效，唯一的时间写在灯泡的铜丝上，那是肯顿区那个老头的杰作，充满了疯狂的创意。

在最后两盏灯的照耀下，工作室像一个黑色袋子，由两个眼珠子似的灯泡照亮。只剩下最后一支灯泡时，则像低声絮语。

他们从远处看着灯泡，没有靠近，好像怕弄脏了。

最后一盏灯灭了的时候是在夜里。

从窗子挡板缝隙中透过来的光，让人隐约能看见屋内陈设的轮廓，但那轮廓也不是马上展现出来的，而是在眼睛适应了一段时间的黑暗之后。

好像每样东西都终结了，只剩下他们俩，依然活着。

吕蓓卡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感情。她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合适，但她明白，相反的情况也一样。这时候，不能做任何错事。她想象着，想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她之前想象过的，最后，她听到了贾斯珀·格温的声音。

——我想待在这里，等明天早上的阳光照亮这里。当然您可以走了，现在就可以走，吕蓓卡。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温柔，语气里似乎夹杂着懊悔。吕蓓卡靠近他，用得体的措辞表明，她很乐意留下来和他一起等。

但是贾斯珀·格温没说话，她明白了。

她慢慢穿上衣服，最后一次，当她走到门那儿的时候，她停了下来。

——我觉得自己该说些很特别的话，但是说真的，我真想不起来说些什么。

贾斯珀·格温在黑暗中笑了。

——别担心，我很了解这种情况。

他们握手告别，这件事情对于双方来说，都显得精确而笨拙，都值得记忆。

贾斯珀·格温用了5天时间写这个画像——他在家里用电脑写，有时候会出去散步，或是吃点东西。他工作的时候，反复听弗兰克·辛纳屈¹的音乐。

他觉得写完了的时候，就把那些文件拷贝到一张CD上面，带出去打印。他选了一种四方形的纸张，一种比较重的直纹纸，还有一种蓝黑墨水。他决定采用一种比较流畅，但不过于简易的排版方式。至于字体，他想了很久，他决定用一种仿古字体，类似于以前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字：在字母“O”上面有一个重音，像墨迹一样。他没要求装订，打印了两份。最后，那个复印员明显很赞同他的做法。

第二天，贾斯珀·格温用了很长时间找一种上等羔皮

1 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 1915—1998），美国著名爵士乐歌手，有“白人爵士歌王”之称。

纸，觉得用这种纸包装比较合适。他还要找一种文件夹，皮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像文件夹。最后，他在一家文具店里找到了这两样东西，那家文具店经营了 82 年，现在要关门停业，正在清空库存。贾斯珀·格温走到收银台那里问：

——为什么会关张？

——老板要退休了。

收银员回答说。那是一个年轻姑娘，发型很糟糕，也没有什么工作热情。贾斯珀·格温继续问：

——他没有孩子吗？

——我就是老板的女儿。

——哦。

——这个东西要包装一下送人，还是您自己用？

——是我自己用。

姑娘叹了一口气，里面包含着多重意思。她把价格标签撕掉，将这些东西放到一个很华丽的袋子里，用一根金色的细绳子绑起来。然后她说，她爷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后，用所有的钱开了这家店，之后他从来都没关过门，在四十年代的大轰炸中也没有关门。他说自己发明了用漆印从边上封袋子的方法，但也可能不是真的。

贾斯珀·格温付了钱。他说：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袋子了。

——我爷爷做的袋子是草莓味儿的。

——真的？

——他真是这么说的，他做了柠檬和草莓味儿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柠檬味儿的没人要。我记得我小时候闻过，没有什么味道，只能闻到胶水味。

贾斯珀·格温问：

——您会接管这个文具店吗？

——不会，我想唱歌。

——真的？唱歌剧？

——探戈。

——探戈？

——探戈。

——太棒了。

——您是做什么的？

——抄写员。

——也很棒。

晚上，贾斯珀·格温重读了分两栏打印在7页纸上的内容，那就是画像的最终版本。他的想法是把画像卷在羔皮纸里，然后放在带皮筋的文件夹里。这样他的工作就结束了。

——您觉得怎么样？

——不错。

那个戴着防雨头巾的太太说。

——您说老实话吧。

——我说的是真心话。您想做一个画像，现在做好了。说实在的，开始我不会出一毛钱来打赌您能做好。

——是吗？

——就是啊。写画像，这是一个多么不着边际的想法啊。但现在我读了这7页东西，我知道这个想法能实现。

您找到了一个实现它的方法。我得说，您找到了一个简单、天才的方法。绝了。

——您也有份儿。

——您说什么？

——很久之前，可能您都不记得了，就是我们唯一的那次见面。您说，如果给人做画像，我一定会做得很好。您当时说得很确信，一点都不容置疑。

——然后呢？

——如果您不说那句话，我可能也不会产生做画像的想法，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做画像。说真的，如果不是您，我也不会在这儿。

那位太太转过头看他，她的表情好像是一位老教师听到有人敲门，看到那个坐在第二排的小混混毕业了，登门致谢。她做了一个手势，像是抚摸，然而眼睛却看着别处。她说：

——您是一位出色的小伙子。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戴防雨头巾的太太从包里拿出一块大手帕来擤鼻涕。她把一只手放在贾斯珀·格温的手臂上，说：

——有一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对您说过，您要听吗？

——当然。

——那天，就是您陪我回家的那天……我一直在想您再也不写东西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一个抹不去的遗憾。我不记得我有没有问过您为什么，或者我不记得您给我解释过，可能您也不想解释。总之，我心里一直还是有些想不通，您明白吧？

——我明白。

——这个疑问持续了好几天。有天早上，我去楼下一个印度人那里卖报纸，我看到了一本杂志的封面。那里有一摞刚到的杂志，放在奶酪味的薯片下面。在那期杂志上，他们采访了一位作家，在杂志封面上有他的照片，还有一句话，他的名字很醒目，那句话放在双引号里面。那句话是：“在爱情这件事上，我们都会撒谎。”我发誓我看到的就是这句话，您看，那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可能我记错了，他也许是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杂志封面上还有一位女演员的照片，穿得不怎么暴露，在向读者保证说她说的是事实，我不记得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好像要尽量回忆那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她说了另一件事情。

——我知道这没什么意思，但只要把手挪动 10 厘米，你就能拿到奶酪味的薯片。

她犹豫了一下。

——在爱情这件事上，我们都会撒谎。

她摇了摇头，喃喃低语，忽然又大声说：

——干得漂亮，格温先生！

她说她当时就是这样喊的，当着那个印度人的面，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她。她把这句话重复了三四遍。

干得漂亮，格温先生！

人们肯定觉得她疯了。她解释说：

——被别人当成疯子，这是常有的事儿。

贾斯珀·格温说没有一个人会像她那样，他问能不能晚上一起庆祝一下。

——什么？

——您和我一起去吃晚饭，怎么样？

——您别说傻话了，我死了，餐馆不欢迎我。

——至少要喝上一杯。

——这是什么鬼主意。

——就算是为了我。

——现在，我的确该走了。

她用一种很温柔但坚决的声音说。她站起身，拿起伞和包，那把伞总是湿漉漉的。她朝门的方向走去。她走路的时候腿脚有些不利索，走路的方式从远处都能认出来。她停下来了，那是因为她还有一句话要说。

——别那么没教养，把那7页纸带给吕蓓卡看看。

——您觉得有必要吗？

——当然。

——她会怎么说？

——写的就是我啊。她会这么说。

贾斯珀·格温问她还能不能跟她见面。她说还会见面，在别的地方，但是要经过很多年，在另一段寂寞的时光里。

他在一个巴基斯坦人开的新洗衣房里，这家洗衣房在他家后面。这时候，有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孩走过来，他年龄不会超过 20 岁。

——您是贾斯珀·格温吗？

——不是。

——您就是贾斯珀·格温，这是打给您的电话。

男孩子说着递给他一个手机。贾斯珀·格温接过电话，他让步了，但还挺高兴的。

——嗨，汤姆。

——你知道有多久我都没给你打电话啦，哥们？

——你说吧。

——41 天。

——这次创记录了。

——可以这么说。那个洗衣房怎么样？

——刚开的，你应该知道。

——不，我不知道，我的衣服都是罗蒂洗的。

他们上次打的赌还没见分晓呢。他们瞎扯了一阵子后，谈到了打赌的事情，就是关于画像打的赌。

——从吕蓓卡嘴里掏不出任何话。你得告诉我事情进展如何，贾斯珀，我想听细节。

——在这洗衣房里说？

——那有什么。

实际上，他的确没什么借口不在洗衣房里讲这件事情。那个穿着西装打着领结的男孩还在旁边，算是个障碍。贾斯珀·格温使了个眼色，男孩懂了，走出了洗衣房。

——我做好了，结果很好。

——那个画像？

——是的。

——结果很好，怎么个好法？

贾斯珀·格温怕自己说不清楚。他想站起来，来回踱步，这有助于他把事情讲清楚。

——我也不能具体说清楚什么是“写画像”，到现在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找到了写画像的方法。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可能会写得好些，或者写得差些，我只能说这

个工作是真实存在的，不仅仅是我的设想。

——你发明了一个什么新把戏，我能知道吗？

——没什么，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如果时机不成熟，你是想象不到的。

——讲得真是清楚极了。

——别这样，到时候我会好好解释的。

——好的，但现在你至少要告诉我一件事情。

——你想知道什么？

——你什么时候把房子退还给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然后再签几个出版合同。

——我想，永远不会。

汤姆沉默了一会儿，那不是个好兆头。

——我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东西，汤姆，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你的经纪人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再也不写书了，汤姆，你不是我的经纪人，你是我的好朋友，要知道，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应该失声痛哭吗？

贾斯珀·格温能感觉到汤姆很吃惊。我应该失声痛哭吗？汤姆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恶意，话里只有尴尬或者别的东西。

——别这样，汤姆……

汤姆正在想，这次他已经扳不回来了。他问：

——现在呢？

——什么现在？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贾斯珀？

沉默了好长时间。贾斯珀·格温说了一句什么话，汤姆没有听明白。

——对着电话讲，贾斯珀！

——我还不太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哦，我明白了。

——我还不太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然而，这句话有一部分是真的。他脑子里有一定的想法，非常具体的想法，可能缺少一些过渡，但是事情怎么进展，他已经有了一个成型的想法。他简单地说：

——我估计下一步我会开始写画像。

——我难以相信。

——我会找一些顾客，然后给他们写画像。

汤姆把话筒放在桌上，然后驾着轮椅向后退。他从办公室出来，以惊人的熟练穿过走廊，最后到了吕蓓卡工作的地方。门开着，他毫不客气地朝里面喊了一句。

——能不能问一下，那个男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要走到哪一步，最要紧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发明那些乱

七八糟的东西，而不干正事……

最后，他发现吕蓓卡不在。

——去他妈的。

他转过身去回到办公室，拿起话筒。

——贾斯珀？

——我在呢。

汤姆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试图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

——还需要我为你做点儿什么事儿？

——当然，但我现在还没想起来。

——你好好想想吧。

——好吧。

——你知道怎么找到我。

——你也一样。

——在洗衣房里。

——比如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贾斯珀，你说那些做画像的人，他们有没有经纪人呢？

——这我可不知道。

——我打听一下。

后来过了几天、几个星期，他们也没再提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知道，画像的事情让他们俩的关系疏远了。这样，他们总是绕圈子，没接着谈这件事情，他们担心两人更加疏远，给痛苦以可乘之机，他们不愿承受那种痛苦。

43

在和汤姆通话过后两三天，贾斯珀·格温和吕蓓卡见面了。天气宜人，贾斯珀·格温想在摄政公园见面会更好：就是在公园里的那条路上，他起了封笔的念头，才有了现在这个故事。他带着那个文件夹，里面放着7页打印好的画像，坐在一条他经常坐的长椅上等吕蓓卡。

自从最后一个灯泡灭了，在黑暗中告别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吕蓓卡到了公园，他要想清楚怎样重新开始。

——对不起，我迟到了。有人在地铁里自杀了。

——真的吗？

——开玩笑的，我迟到了，没有原因。对不起。

她穿着网状的袜子。在长裙子下面，能隐约看见袜子，只能看见脚踝，但那可是网状丝袜啊。贾斯珀·格温注意到她戴的那对耳环非常精美。她带着手机去洗衣店里面找

他的时候不会戴这种玩意儿。

他稍微恭维了吕蓓卡几句，但没找到合适的词，所以话说出来，庸俗得要命。他想换个话题，这时候他注意到了一样东西，让他觉得疑惑不安。这东西出现在眼前，让他暂时忘记了网状丝袜和其他事情。他指着吕蓓卡手里的书问：

——您喜欢克拉丽莎·罗德？

——非常喜欢，这是汤姆推荐给我的，这位女作家应该是个很棒的女人。您知道，她生前从来都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她不愿意出版她写的东西。

——是的，我知道。

——这位作家沉寂了至少70年，人们对她一无所知。这些书是十几年前发现的，您读过吗？

贾斯珀·格温犹豫了一下。

——没有。

——这不太好，您应该读的。

——她的书您都读了吗？

——嗯，也就两本。但是您知道，像这种情况，从作家的抽屉里总能翻出来新东西，所以，我满怀信心地等着她的新书。

他们俩都笑了。

贾斯珀·格温一直盯着那本书看，吕蓓卡就开玩笑问，让她来是不是为了谈论书的。贾斯珀·格温说：

——不是，不是，对不起。

好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他的思想里赶出去一样。

——约您出来见面，是想交给您这个。

他拿起那个文件夹，递给吕蓓卡。他说：

——这就是您的画像。

她接过来，但贾斯珀·格温没松手，因为他想补充一件事情。

——拜托您在这里读，就在我面前读。您觉得行吗？这对我有帮助。

吕蓓卡接过文件夹。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都不对您说“不”了，我可以打开吗？

——可以。

她的动作很慢，一页页地数着那些纸张，用手指抚摸着第一页纸，好像在感受纸张的纹路。

——您让别人看过吗？

——没有。

——我想也是。谢谢。

她把那几页纸放在合起来的文件夹上，她问：

——我可以开始了吗？

——随时可以。

周围有些小孩子跑来跑去，还有那些想回家的狗。那些年老的夫妇，带着躲过一劫的表情，也有可能他们确实是逃过了人生中的劫难。

吕蓓卡带着一种温和的专注，读得很慢，这一点让贾斯珀·格温非常欣赏。她脸上唯一的表情就是微笑，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她都带着一丝微笑，不动声色的微笑。她读完一页的时候，会把那页纸放到下面。她在开始读第二页前几行时，会犹豫一下。她读到最后一页，在那里愣了一会儿，手里拿着画像，抬头看着公园。她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浏览那几页纸，时不时会停下来，重新读一遍。有时她会咬一下嘴唇，好像是被触动，或者被刺中一样。她重新把那些纸张整理了一下，放进文件夹里，用皮筋把文件夹封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她问，眼睛里亮晶晶的。

贾斯珀·格温又拿起了文件夹，非常温柔，好像他已经明白了事情会这样发展。

他们聊了很久，贾斯珀·格温很喜欢解释对方没有期望了解的东西。吕蓓卡提问的时候总是带着敬意，就好像

打开一件易碎的东西，或是一封意外的信件。他们在自己的时间里说话，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有时候，在一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之间，会有一段时间的沉默，在沉默中，两人都在揣摩自己想要知道多少，想要解释多少才能不失去神秘的乐趣，他们觉得这种神秘感必不可少。对于吕蓓卡出于好奇提出的问题，贾斯珀·格温微笑着，用一个手势回答：他用手掌滑过吕蓓卡的眼睛，就像和小孩说晚安一样。吕蓓卡最后说：

——我会保密的。

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会知道。

他们又在长椅那儿待了一会儿，这时候公园里的人基本都散了。已经有好几天了，贾斯珀·格温心里想着一个问题，他问吕蓓卡愿不愿意听。她回答说：

——当然愿意。

贾斯珀·格温犹豫了一下，说了他的想法。

——我需要一个助理来开始我的新工作。我考虑了，除了您，我没有更好的人选。

——还有呢？

贾斯珀·格温解释说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他无法想象自己去招揽、选择顾客，或者做类似的工作。更不用说谈报酬、说明和收取报酬。他说他非常需要这么一个人，能够帮他做这些工作。

——我知道，最合理的人选是汤姆。但现在对我来说，

很难张口跟他说这些，他也不会明白。我需要一个相信这件事情的人，需要认识到这是真的，是有意义的。

吕蓓卡听他说这些，感到非常吃惊。

——您是说，让我为您工作？

——是的。

——是画像的这个工作？

——是的，您是这世界上唯一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人。

吕蓓卡摇了摇头，她很清楚这个男人喜欢让她的生活复杂化，或者解决她生活的问题，谁知道呢。他说：

——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吧，别那么草率作决定。

她站起身，把那本罗德的书给了贾斯珀·格温，然后走到一个卖冰淇淋的地儿，在路的那头，她买了个两种口味的甜筒，事情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她一时间找不见钱包。她回到长椅这儿，坐在贾斯珀·格温身边，把甜筒伸过去问：

——您要尝尝吗？

贾斯珀·格温示意他不要，他不想吃。他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冬天，戴着防雨头巾的太太的糖果。

——首先，我想跟您解释一件事情。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就想好了对您说，我现在告诉您，如果您将来还要做画像的话，这很有用。

吕蓓卡说了上面的话，吃了几口冰淇淋，她接着说：

——在工作室里，一切都超乎寻常的简单，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说真的，待在工作室里，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一切非常自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很简单，除了最后结束部分。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如果您要听我的建议，我想说结局部分非常可怕。我也思考过为什么那么可怕，现在我想明白了。

她小心翼翼地拿着冰淇淋，不时会看上一眼，不让它滴下来。

——您一定会觉得很愚蠢，但最后，我很期待您至少能过来拥抱我一下。

她说就这些，很简单，很简单。

——也许，我很想在黑暗里同您做爱。但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很希望您能拥抱我一下，或者无论如何，我能抚摸一下您，是的，抚摸一下您。

贾斯珀·格温想说些什么，但是她示意让他等一下。

——您看，您不要误会了，我没有爱上您，我觉得我没有爱上您。我说的是另一件事情，只是和那个特殊的时刻有关：在黑暗中的时刻。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解释清楚，但那些日子，您只是一个身体，而不是别的……那些日子，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期待，一种身体上的期待，期待在最后会发生点儿什么事，一个能补偿你的东西。我是想说，

最后能拉近两人的距离。您是通过写作填满了那个虚空，那我呢？那我们呢？所有那些要画像的人呢？您让那些人回家，就像您让我回家一样，我们还是和第一天一样遥远。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她看了一眼冰淇淋。

——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人肯定也会感觉到。

她调整了一下冰淇淋上的奶油。

——有一天，您会给一位年老的男人画像，这也没什么不同，那个男人到最后也会想触摸一下您。他会靠近您，用手捋一下您的头发，或者紧握一下您的手臂，仅仅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他需要做这些。

她抬起眼看着贾斯珀·格温。

——您应该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您应该这么做。

她到了可以开始啃甜筒的时候了，她解释说：

——这是最好吃的部分。

贾斯珀·格温等她吃完，然后问她愿不愿意为他工作。他带着那种语气，好像被她迷住了。

吕蓓卡想，这个男人是爱她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当然，我会为您工作，如果您保证不动手动脚。我开玩笑的。您是把罗德的书还给我，还是打算留着自己看呢？

贾斯珀·格温本来想说什么，但最后他只是很简单地把书还给了吕蓓卡。

三个星期后，在吕蓓卡仔细挑选的几本杂志上面，出现了一则广告，那是和贾斯珀·格温商议后，而且修改了很多次才决定的，用了很简单的四个词说明。

作家提供画像服务

作为联系方式，只留了一个信箱地址，别无他物。

这恐怕不行，戴防雨头巾的太太可能会这样说。

实际上，这个世界非常奇怪，广告起了作用。

第一个画像，是贾斯珀·格温给一位 63 岁的男人做的。他卖了一辈子的古董表，结了三次婚，最后一次他深思熟虑，和第一任妻子复婚了。贾斯珀·格温先生只是要求他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现在，他不卖那些有钟摆的挂钟和洋葱一样的老式大怀表，他出门的时候一般都戴着他从巴基斯坦小贩那儿买来的卡西欧多功能表，是在路边买的。他住在布莱顿，有三个孩子。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沉浸在大卫·巴伯的乐声里。他在 34 天中，没有任何一天用到床，累了就坐在沙发上。他经常说话，声音很低，自言自语。贾斯珀·格温无意中听到了几句，他这样说，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只能去问他了。

第 12 天的时候，他问能不能吸烟，但他很快明白那不合适。贾斯珀·格温看着他在变化，在时间里的那种变化，

肩膀的姿态在变化，他的手也变得自由，好像被还回来了。到了该他说话的那天，他回答得很准确，也很乐意。他坐在贾斯珀·格温旁边的地板上，手羞怯地捂着下体。那些问题没有让他觉得意外，最难的那个问题，他想了很久才回答，就像准备了很多年。他用词非常准确，说：我小时候，我母亲出门时总是穿得很优雅，她很美，她晚上出去。每一次早上我在店里给钟表上弦的时候，每一次我去睡觉的时候，每一次……

最后一盏灯熄灭的时候，他正躺在地板上。在黑暗中，贾斯珀·格温带着一种厌烦，听见他在哭泣，用那种很节制的方式，毫无羞怯。贾斯珀·格温靠近他说，谢谢，托雷先生。然后帮着他站起来，托雷先生靠着他的肩膀，用手摸索贾斯珀·格温的脸，可能开始他只想抚摸一下，但后来却成了个拥抱。贾斯珀·格温第一次感觉到一个男人的皮肤挨着他的皮肤。

托雷先生花了1万5千英镑，以及一个声明换来他的画像，声明上说他一定会对此事严格保密，否则会遭受重金罚款。他太太出去的时候，他在家里，熄了灯，只留下一盏。他打开文件夹，慢慢地读了贾斯珀·格温为他写的那六页画像。第二天，他发了一封邮件，在邮件里对贾斯珀·格温表示感谢，说自己很满意。最后一行是这么写的：

“我无法不设想，如果这事发生在很多年前，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男人，在很多方面，会是一个更好的男人。您诚挚的，安德鲁·托雷先生。”

第二个画像是给一位 40 岁的女人做的，她目前单身。她以前学习建筑，现在和印度做进出口生意，贩卖布料、手工艺品，有时候也买卖一些艺术品。她和一位意大利朋友住在伦敦郊区一个阁楼里。贾斯珀·格温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她关掉手机，每次都应该准时到场。她学得很快，并且没有表现出不快。很明显，她很喜欢光着身子让人看，她的身体很瘦，好像是被某种没有得到满足的期待吞噬了。她的皮肤很黑，油光发亮，像动物一样。她戴着很多手镯、项链、戒指，她从来不摘下来，而且每天戴的首饰都不一样。十几天后，贾斯珀·格温问她能不能把身上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他没用这个词）摘下来。她回答说，她可以试试。第二天她来的时候，除了脚踝上的银镯子，什么也没有戴。到了他们交谈的那天，她来回走动，没办法停下来。她不

停地做手势，好像她说的那些话都不能准确表达她的想法，需要身体语言辅助。贾斯珀·格温有点担心地问她有没有爱上过女人。她说，从来没有。但又补充说，您要知道真相吗？贾斯珀·格温说很少有真相。

最后一盏灯灭了的时候，她盯着看了一会儿，好像被催眠了。在阴暗中，贾斯珀·格温听见她在笑，神经质的那种笑。贾斯珀·格温说，谢谢您，克劳内小姐，您的表现很完美。她开始穿衣服，那天她只穿了一条很薄的裙子，只带了一个小包。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梳子梳头，她知道她的头发很美，所以留得很长。然后，在窗户挡板缝隙间挤进来的一丝光线中，她向贾斯珀·格温走去。她说，这是一次无价的体验。她站得那么近，贾斯珀·格温很想做他好些日子以来渴望做的事情，只是出于好奇，他想触摸一下她皮肤上的光泽。他一直想说服自己，那样做不妥当，而她却吻了他的嘴唇，非常快，然后离开了。

克劳内小姐花了1万5千英镑，以及一份声明换取了她的画像，声明上说她一定会对此事严格保密，否则会遭受重金罚款。她收到画像的时候，把画像放在桌子上，等了好几天。她在等待时机阅读。一天早上，她醒来时感觉很棒，像个女王。有时候，她会有这样的感觉。第二天她打了个电话给吕蓓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也坚持打了

几个电话。吕蓓卡跟她说明不可能再见到贾斯珀·格温，也不可能和他交谈，绝对不行，即使像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喝杯开胃酒也不行。最后，她拿了一张信纸（琥珀色的宣纸），随手写了几行字。最后一行是：“大师，我妒忌您的天才，您的严格，妒忌您那双漂亮的手和您的秘书，她很漂亮。您的伊丽莎白·克劳内。”

第三个画像，是贾斯珀·格温给一位快过 50 岁生日的女人做的。她向丈夫要了一份礼物，一个能打动她的礼物。她没有看到那个广告，也没有亲自和吕蓓卡谈，她正在做的事情不是她的选择。她第一天到工作室时，表现得很犹疑，她不愿脱光，她穿着一件紫色的丝绸内衣。年轻的时候，她做过空姐，一则她需要养活自己，二则她想离家越远越好，想彻底忘记自己的家庭。她是在飞机上认识她丈夫的，那是从伦敦到都柏林的飞机，他坐在 19D 位子上，那时候他比她大 11 岁。像通常夫妻会出现的情况一样，现在看起来，他们俩年龄差不多。第三天，她脱了内衣。就这样，几天后，贾斯珀·格温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了第六个看到她裸体的男人。一天下午，贾斯珀·格温把所有窗子挡板都打开了，让她待在窗子那儿。起先她有些

犹豫，但过了一阵子，她好像习惯了，变得喜欢在窗子前停留，不穿衣服，她的胸脯掠过玻璃，她的胸脯很白、很美。有一天，院子里有一个小伙子经过，他来拿一辆自行车，她对着那个小伙子微笑。过了几天，贾斯珀·格温把隔板挡起来，从那天开始，她顺应了画像的事情，展现出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身体。到了他们谈话的那天，她用一种孩童般的声音让贾斯珀·格温坐在她旁边。每个问题她都好像毫无准备，但每个回答都很尖锐。他们谈论了争吵、报复和期待。她说，有时候她很期望一个没有数字的世界，一种没有重复的生命。

最后一支灯泡灭的时候，她慢慢走动，低声唱着歌儿，用手抚摸着墙壁。他等着她走近，然后说，谢谢您，哈珀太太，您做得无懈可击。她停了下来，用那种孩童的声音问能不能提个要求。贾斯珀·格温回答，您说吧。我想让您帮我穿衣服，她说。要温柔，她补充说。贾斯珀·格温照着她说的做了。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给我穿衣服，她说。

哈珀太太花了1万8千英镑，以及一个声明换取了她的画像，声明上说她一定会对此事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重金罚款。他丈夫在她过生日那天把画像交给她，在烛光下面，在那个摆满盛宴、专门为他们而设的桌子前。那个

文件夹是用金色的纸和蓝色的绳子包装的。她坐在桌前，打开那个礼物，什么话也没说，一口气读完了贾斯珀·格温给她写的4页纸。她读完，抬头看了看她先生。她想，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一起老去，之后他们会永远在一起。第二天，吕蓓卡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里，哈珀夫妇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恳请吕蓓卡转告格温先生，他们“会把画像保存好，不给任何人看，因为那是他们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诚挚的，安娜和哥特佛利特·哈珀”。

贾斯珀·格温的第四个画像是给一位 32 岁的小伙子做的。他学习经济，成绩非常好，但剩下最后五门考试时，他没办法再向前进一步，学业最后不了了之。后来他开始画画，变得小有名气。他父母都是伦敦上流社会的名流，他们对此毫无赞许之意。几年前，小伙子还是一名游泳健将，但现在他身体不怎么样，像勺子上的倒影一样，歪歪扭扭的。他挪动身体的时候很缓慢，有些犹疑。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堆满易碎物品的房间里，而只有他能感受到这些。他绘画的光线，工业化的风景，也好像只有他身处其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考虑画一些画像，尤其是孩子的画像。当他了解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在画像上，他偶然看到了贾斯珀·格温的广告。对他来说，这是个征兆，实际上他所期待的是一种会面，他能够和贾斯珀·格

温在工作室寂静、漫长的时间里，讨论给活人画像的意义。最初几天，那种沉默令他很不安，贾斯珀·格温非常坚决地让他内省。他刚开始习惯这些，开始欣赏那种强迫性的沉默，甚至考虑把这种规则用在自己的工作上。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他觉得正常的事情，然而事情一点儿也不平常，大概距8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人敲门。他看到贾斯珀·格温好像没听到一样，外面接着敲门，用一种很让人讨厌的方式坚持着。贾斯珀·格温不得不起身，他当时坐在地板上，身子靠着墙壁，在一个角落里，仿佛那里是他的窝。他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走到门那儿，把门打开。

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部手机。

——这是您的电话。

贾斯珀·格温光着上身，穿着通常穿的那条工装裤。他接过电话，觉得这一切不可理喻。

——汤姆，你疯了吗？

电话的另一头，他没听到汤姆的声音，只听到一个人在哭，哭声很小。

——喂！

还是在哭。

——汤姆，开什么玩笑？你想什么时候停下来？

然后，从哭泣声中传来了罗蒂的声音，她说汤姆病了，

现在人在医院里。

——在医院里？

罗蒂说情况一点儿也不妙，又接着哭了起来。最后她说，拜托了，能不能赶快到医院里来看看汤姆，她又恳求了一遍。最后她留了一家医院的名字和地址，她是个考虑周到的女人，一直都是。贾斯珀·格温说：

——等一下。

他进到工作室里，拿了他的记事簿。他问：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罗蒂重复了医院的名字和地址，贾斯珀·格温把医院名字写在奶油色的纸上面。他看到蓝色墨水写出那家医院的名字，那是一个让人心生恐惧的名字、一个干巴巴的地址，他想任何一种魔法都很脆弱，生命飞逝而去，会夺走一切，超出了人的表达能力。

他告诉男孩，画像工作需要中断。忽然，他看到那种无边无际的赤裸，荒谬而无用。

人类的本性真是出奇的狭隘，在出租车上，贾斯珀·格温考虑最多的是他在医院里可能会遇到的人：同事、编辑和记者。这些会面对他来说都异常艰难，他得好好准备一下。他想象那些人会问他正在做什么，这太可怕了。然而，当他走到汤姆所在的科室时，发现只有罗蒂一个人在那儿等他，走廊里空荡荡的。

——他谁也不想见，他不愿意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他只想见你一个人，他说了一千次了，他只想见你，还好你来了。

贾斯珀·格温没回答，因为他还在那里张望，有些不安。罗蒂穿着一双细跟的高跟鞋，还穿了一套让人看了喘不过气来的短西装。她说：

——我知道这样穿很怪异，但汤姆非得让我这么穿，

他说这能让他心情好些。

贾斯珀·格温表示同意，低胸的衣服能使人保持心情愉快。罗蒂补充说：

——如果我哭的话，他会发火。你能不能在这儿待一会儿，陪陪他？我很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在病房里，汤姆躺在插管和医疗器械之间，在医院的床单和被子下面，好像变小了。被子和床单的颜色是医院的颜色，一种说不上来的颜色。汤姆睁开眼睛说，真恶心。他说得很慢。他的嘴唇很干，眼睛里没有光芒。他转了转眼珠，认出了贾斯珀·格温，然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他们慢慢开始说话。汤姆跟他说了说发生的事情，他心脏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一个很复杂的部件。过两天，医生会尝试做一个手术。他解释说，“尝试”不是个好词。贾斯珀·格温说：

——你会从这地方出来的，就像上次一样，你一定能神气活现地出来。

——可能吧。

——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我更乐意换个话题。

——同意。

——你看你能不能找个话题，让我乐呵乐呵。

——罗蒂的套装很火爆。

——你还是那么下流。

——我下流？你才下流呢，是你让她穿成那样。

汤姆笑了，接着他闭上了眼睛。贾斯珀·格温第一次看到他说话那么吃力。贾斯珀·格温用手捋了捋他的头发，他们就这样待着，只是待着。

最后汤姆闭着眼睛，告诉贾斯珀·格温，让他来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尽管他目前的状况实在令人恶心，这世界上他谁也不愿意见。他又喘了一口气，说是画像的事情。他说：

——在没搞清楚你发明了什么玩意儿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贾斯珀·格温把凳子挪到汤姆附近。他说：

——你哪儿也别想去。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再说一遍，我会把我的重版书都卖给安德鲁·维利的。

——他看不上你的书。

——这是你说的。

——同意，但现在你听我说。

他不时会停下来喘息，或者他一时想不起来要说的。

该死！

——我想了想画像的事情……好吧，我不想听太多闲谈，我想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他握住了贾斯珀·格温的手。

——你做一个吧。

——什么？

——你给我做画像，那我就明白了。

——给你做画像？

——是的。

——现在？

——就在这里。你有两天时间。别蒙我说这需要一个月时间，需要工作室、音乐等等。

他紧紧握住贾斯珀·格温的手，那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谁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大劲儿。

——你就做吧，别说别的。如果你在工作室里能做出来，在这儿你也能做出来。

贾斯珀·格温想了一大堆反对的理由，那都是说得通的理由。但他明白，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况，他很后悔没有在合适的时候，把整个事情跟汤姆说清楚，在很久之前，当然不是现在，在这个医院的病房里。

——这不可能，汤姆。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一个高级游戏，这就像穿越一片沙漠，或者是翻过山脉。不能因为你喜欢一个小孩，他恳求你了，就能在一间客厅里进行。我们这样办吧：让医生给你动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回到家里，我会给你解释这一切，我发誓。

汤姆松开了紧握的手，握着拳头，待了一会儿了，喘着气。他最后说：

——不仅仅是这个。

贾斯珀·格温弯下腰去才能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我很想知道你他妈在搞什么，但这不是全部。

他又握紧了贾斯珀·格温的手。

——有一次，你告诉我，给一个人做画像是把他带回家的一种方法。是不是这样？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

——一种把他带回家的方法。

——是的。

汤姆清了清嗓子，他想让贾斯珀·格温明白他说的话。

——贾斯珀，你把我带回家吧。

他又清了清嗓子，说：

——我没有太多时间，我要回家。

贾斯珀·格温抬起目光，因为他不想看汤姆的眼睛。他看着周围有很多医疗器械，墙壁的颜色，医院的印章到处都是。他想这一切都太荒谬了。他说：

——写出来的一定很糟糕。

汤姆松开手，闭上了眼睛，说：

——你不会指望我付钱给你吧。

就这样，贾斯珀·格温留在了医院里，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趁他的朋友还活着，他要给他做一幅画像。他待在一个角落里，坐在一把椅子上。医生和护士走来走去，他却视而不见。这两天，他仅仅靠咖啡和三明治维持，不时会在走道里伸展一下四肢。罗蒂来了，什么也没有说。

在病床上，汤姆好像每时每刻都在变小。他在那种寂静中活着，好像一种神秘的消失。他不时转过脸来看贾斯珀·格温待的那个角落，期望能看见他，当看到贾斯珀在那儿，就会打起一点儿精神。有时候他被带出去做检查，贾斯珀·格温盯着凌乱的床铺和揉成一团的床单，好像看到了某种形式的赤裸，一种绝对的赤裸。他甚至都不需要那具身体。

他工作的时候，眼前看到的会和以前的记忆交叉在一

起。他时刻都感觉到：这是一个艰难、痛苦的举动。这和在工作室里，在大卫·巴伯音乐的怀抱里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任何规矩在这里都行不通。他没有小纸条，没卡特琳娜·美第奇灯泡，周围的东西都不是自己选的，所以坐在这些东西中间，他很难集中注意力思考。时间不够，很少有单独相处的时刻，这个工作极有可能失败。

手术前一天晚上，大约 11 点的时候，贾斯珀·格温问那个科室有没有一台可以用的电脑，他需要一个能写东西的地方。最后他到了一个管理室，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张写字台和一位女职员开机密码，并强调说，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写字台上有两张带相框的照片，还有一只令人悲伤的发条小老鼠。贾斯珀·格温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很高，很不舒服。键盘很脏，让他觉得很恐怖，那些经常使用的按键更是脏得可怕；他原以为医院里这些东西会很干净。他站起身，把大日光灯关了，然后回到发条小老鼠那里。他打开台灯，开始写东西。

5 个小时过后，他从桌子前站起来寻找打印机。他感觉非常好，才思泉涌，写完了汤姆的画像。所有人公用一台打印机的时候，放置打印机的位置总是出人意料，他不得不打开大日光灯来找打印机。最后，他手里拿着九页纸，用一种他不太喜欢的字体打印，而且页面布局也很普通，

效果不尽人意。所有东西都不对劲，但事情只能这样，时间太紧迫，那些奢华的精确和细节被抽走了。他没有重新再读一遍，只是加了页码。他打印了两份，把其中一份叠了两下，放在口袋里，把另外一份拿在手上，去了汤姆的病房。

那时候应该是早上 4 点，他没看时间。病房里只有一盏灯亮着，是那种暖光灯，在床的背后。汤姆正在睡觉，头偏向一边，连接在他身上的机器时不时会通报一些什么信息，发出很细小的声音，让人很厌烦。贾斯珀·格温靠近床边的椅子，汤姆没有任何反应，他把一只手放在汤姆的肩膀上摇了摇。他这样做，可能护士看到了会很不高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嘴靠近汤姆的耳朵，重复叫了几遍他的名字。汤姆睁开了眼睛，说：

——我没睡，我等着呢，几点了？

——我不知道。很晚了。

——你写好啦？

贾斯珀·格温手上拿着那 9 页纸，他把纸放在床上，说：

——我写得有点儿长，匆匆忙忙地，总会写得有点长，你知道的。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就像两个小孩在那里偷东西。

汤姆拿过那些纸，看了一眼，可能看了前面几页。他

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好像费了很大力气。他的眼睛很清醒，在医院里，很少见的那种清醒。他又把头靠在枕头上，然后把那几张纸递过来，对贾斯珀·格温说：

——好吧，你读吧。

——我？

——我要叫个护士吗？

贾斯珀·格温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他原以为汤姆会自己读画像，而他终于能回家洗个澡了。他总是较晚才承认这赤裸裸的现实。

他把那几页纸拿在手上，很痛恨大声朗读自己写的东西，尤其是读给别人听。他一直觉得那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但是他开始读，尽量读好，读得很缓慢——这很必要，也很认真。读的时候，很多句子他觉得不恰当，但他强迫自己按照当时写的来读。汤姆时不时会坏笑一下，中间还示意让他停一下，又让他继续。最后一页，贾斯珀·格温读得更慢了，说实在的，他觉得画像写得无懈可击。

最后，他把那几页纸整理在一起，对折了一下，放在床上。

那几台机器仍然发出一些他们听不懂的信号，带着军事命令般的古板和笨拙。汤姆说：

——你过来。

贾斯珀·格温低头靠近他，现在他们距离很近，汤姆从被子下面伸出一只手臂，把手放在朋友的后颈上，将他拽向自己。他把贾斯珀的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轻轻地动了动手指，好像是确认什么事一样。他说：

——我知道。

他用手指在朋友的后颈上按了按。

贾斯珀·格温走的时候，汤姆睡着了，他的手指放在画像上，贾斯珀·格温觉得那像一个孩子的手。

吕蓓卡得到汤姆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消息时，她正好在办公室。她站起身，没拿自己的东西就到了街上。她走得很快，她从来都没走过这么快，不管不顾，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不理睬周围任何事情。她到了贾斯珀·格温的家门口，摁住门铃不松手，她坚定地相信那扇门会打开，最后门开了。吕蓓卡什么话也没说，扑到了贾斯珀·格温的怀里——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她确定唯一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她哭了好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像人们通常会做的那样，一个人死了，其他人用一些时间来回忆他，并期待能为他活着，除此之外，没有更合适的说辞。

就这样，第四幅画像是贾斯珀·格温给他唯一的朋友做的，在他朋友死前几个小时完成。

之后他很难重新开始，因为各种各样可以推测的原因，也因为一种始料不及的感觉：好像做这些画像，是对这位已故朋友的挑战。通过这个朋友，他确信自己对图书界进行了挑战，他只想从中逃离。如今，除了自己，他已经不用说服任何人了。他有所保留的那个世界，抄写员的事业变成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见证人。他用了一段时间来习惯这个境况，想重新找回那种清澈澄明的感觉。他需要回过头来想想那种纯净，一种他渴望过的纯净，这些都是灵感的核心。他进行得很缓慢，他让那种喜悦从心底升起，他了解那种喜悦，那种意愿。最后，他渐渐恢复了工作。

第五幅画像应该给那位画画的男孩做，但贾斯珀·格温一点儿也不愿意，因为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客观上说，那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画像。第六个画像是给一位42岁的演员做的，他的身体非常奇怪，像鸟一样，还长着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面孔，像木刻一样。第七个是给两位非常富有的年轻人做的，他们俩刚结婚，坚持要一起来工作室。第八个是给一位医生做的，他每年有六个月都坐着船在世界各地航行。第九个画像是给一个女人做的，她想忘记一切，除了她自己，还有四首魏尔伦¹的诗——四首法语诗歌。第十个是给一位裁缝做的，他曾给女王做过衣裳，但他并没有引以为傲。第十一个是给一个小姑娘做的，那是一个错误。

吕蓓卡会选择合适的客户，她总是把那些不适合的人隐藏起来，不让贾斯珀·格温知道，因此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小姑娘。但是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小姑娘是她父亲介绍的，那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托雷先生，那位退休的古董商，这世界上第一个决定出钱让贾斯珀·格温画像的人。小姑娘是他的小女儿，她叫安德雷。吕蓓卡记得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她还挺欣赏这个小姑娘的，因为她表现得

1 保尔·魏尔伦(Paul-Marie Verlaine, 1844—1896), 法国诗人，与马拉美、兰波并称象征派诗人的“三驾马车”。代表作品有《忧郁诗章》《无字浪漫曲》等。

很懂事。托雷先生解释说他女儿是个问题少女，他确信这样独特的经历会对她有所帮助，像他在贾斯珀·格温工作室中体验到的那些，这会使她安宁一些。他的确是这样说的，通过这个体验，她会获得一些阳光。他补充说，无论贾斯珀·格温在她的画像里写什么东西，对于他女儿来说，都会是最清晰的记叙，比镜中的映像还清晰，比任何说教都更具说服力。

吕蓓卡和贾斯珀·格温谈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一起决定可以做这个画像。小姑娘 19 岁，她是五月的一个星期一进的工作室，是在给她父亲做画像 16 个月之后。

她赤身裸体地待在工作室里，像是一种挑战。她的身体那么年轻，像一种武器。她经常说话。尽管贾斯珀·格温事先说明他不会回答，她还是接二连三地说话。贾斯珀·格温不得不重复解释沉默是做画像的必要条件，对于最后的结果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她每天都会对贾斯珀·格温说话。她对一切都不满，她不解释自己愤怒的原因，而是赞美一种永恒的仇恨，她对任何事情都一视同仁地带着恶意。她在说那些恶毒话时，光彩夺目，一点儿也不像一位少女，而是像某种动物。就这样，她咒骂了很多天，用一种极端优雅的方式咒骂她的父母。然后又咒骂她的学校和朋友，但是很明显，她对学校和朋友的咒骂漫不经心，没那么准确，因为她想说的是别的东西。贾斯珀·格温已经放弃了让她闭嘴，他已经习惯把她的声音当成她身

体的一部分，一个器官，只是这个器官比其他器官更加隐秘，更加危险，像一只爪子。他没留心听她说什么，但那种伤人的絮絮叨叨到最后变得那么逼真、引人，让他觉得大卫·巴伯的背景乐变得毫无用处，甚至烦人。第12天，小姑娘来到了她想待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待的地方。她开始攻击他，先是语言上的攻击，气焰很嚣张。有时候她不说话，只是盯着他看，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忍受。贾斯珀·格温无法工作，脑子里很乱。最后他明白了一件事，在那种攻击性的行为里，有一种变态的诱惑在里面。他不知道能否保护自己，他只坚持了两天，到了第3天，他没去工作室，紧接着的第4天也没去。第5天他去了，几乎肯定她没来，他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安，想到自己可能会出错。结果，她还在工作室，从头至尾都不说话。贾斯珀·格温第一次意识到那种美非常危险。他又重新开始工作，但是脑子里很乱很烦。

晚上回到家里，他接到吕蓓卡的电话。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在一份下午出来的小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玛丽雷柏内高街后面的一个工作室，一位作家写画像的事情，没有说得很具体，但带着通常小报那种不客气的口吻。文章没有指名道姓，只是说了画像的价格非常夸张，还有工作室的很多细节描写。有一段描写带着恶意，指出

了模特不穿衣服的事实。还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工作室里的
气味、暗淡的光线和新浪潮音乐。按照小报的说法，去那
个工作室做画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时尚，伦敦上流社会的时
尚。

贾斯珀·格温一直都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但随着时
间的流逝，他和吕蓓卡都明白：工作室的工作方法，让所
有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画像，他们很自觉，都倾向于保护
那段美好的经历，不让外界的事情破坏那种美好，他们想
把这些都保留在私人的记忆里。

他们俩谈了一会儿，回忆了一遍所有来过工作室的人，
他们没找到任何一个可能会做这件事的人，真是这样，没
有人会费心和小报联系，弄出这个乱子来。最后，他不可
避免地想到了那个小姑娘。贾斯珀·格温没告诉吕蓓卡工
作室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关于小姑娘的事情，但吕蓓卡已
经看出了一些端倪，她知道在工作室里，事情并没有平时
那么顺利。她试着问了问，贾斯珀·格温只是说那姑娘在
使坏上有特殊的天分，不想再补充别的。他们决定，吕蓓
卡要更加小心，不让这些声音在媒体上传播，现在唯一的
选择就是回去工作。

第2天，贾斯珀·格温进到工作室里，隐约感觉自己
像一位驯兽者进入了笼子。他看到那姑娘坐在地板上，就

坐在他通常蹲伏的地方。她正在本子上，在奶油色的纸上写什么东西。

小报的事再也没有后文，其他报纸也没有过多谈论这件事情，吕蓓卡想找到贾斯珀·格温，告诉他让他放心，但是她没法找到他。过了几天，他自己联系了吕蓓卡，只说了几句话，说他目前还好，吕蓓卡很了解他，就没有细问。她不再费心找他，她把那些相关的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文章不是很多，但人们又开始谈论此事。总的来说，没什么糟糕的后果。吕蓓卡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工作，那是贾斯珀·格温给她找的，虽然小，但却是一个舒适的地方，距离她家不远。她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三个客户，他们都读了那份小报，但是这三个人她觉得都不理想。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日子的到来，这个日子由卡特琳娜·美第奇决定，这些灯泡决定工作的结束，但具体无法预测。灯灭了后，过几天贾斯珀·格温就会交给她

一幅画像。她会通知客户来拿，他们过来拿画像时，会付清费用，并归还工作室的钥匙。所有事情都约定俗成，重复进行，她喜欢这种状况。但这一次贾斯珀·格温没有出现，也没有消息。一天早上，托雷先生出现了，他告诉吕蓓卡，按照他女儿的说法，那些卡特琳娜·美第奇已经完全熄灭了。这些灯熄灭得很优雅，到灯熄灭时，贾斯珀·格温已经有9天没出现在工作室了。她女儿还是每天下午都会去工作室，但再也没见到他。托雷先生问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或者只是简单地等待。他看起来不是很担心，他只想亲自核实一切是否正常。吕蓓卡问：

——您确信格温先生有9天都没去工作室了？

——我女儿是这么说的。

吕蓓卡用质疑的眼光看着他。

——是的，我知道。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相信她。

吕蓓卡说她会查一下这件事，之后会尽快通知他。她一点儿也不平静，但她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安。

离开前，托雷先生试探性地问了一下事情的进展情况，也就是工作室里的情况。实际上他想问的是，他女儿表现得是否得体。吕蓓卡说：

——我不知道，格温先生对工作室发生的事情总是守口如瓶，这是他的风格。

——我理解。

——我能感觉到，您女儿不是一个很容易掌控的人物，可以这么说。

——是的，的确不容易。

托雷先生说。他停了一下，补充说：

——有时候，她会表现得让人讨厌，或者非常诱人。

吕蓓卡想，她倒很愿意成为这样一位姑娘，能让人给她这种评价。

——我会通知您的，托雷先生。我确信事情会很快搞清楚。

托雷先生说 he 对此毫不怀疑。

第二天，在《卫报》上出现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写的是画像的事情。内容要比出现在小报上的详细得多，提到了贾斯珀·格温的名字，另外还附了一篇关于他的小文章，介绍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

吕蓓卡忙着找贾斯珀·格温，但在家里没找到他，附近所有洗衣房都找遍了，也一无所获。他好像消失了。

又过了5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最后，吕蓓卡接到贾斯珀·格温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挺厚的，里面装着那女孩的画像，像往常一样，包装非常考究，另外贾斯珀·格温还附上了几行字。他说这段时间 he 不能和吕蓓卡见面，需要吕蓓卡自己一个人解决眼下的问题。有必要把之后的画像工作推迟，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在一两个月之内回来工作。他对吕蓓卡表示感谢。他一点儿也没提《卫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

整整一天，吕蓓卡都在接听来自各地的电话，那些电话都是在询问贾斯珀·格温的事情，她仔细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她一点儿也不想一个人面对这些棘手的时刻，但另一方面，她很了解贾斯珀·格温，知道他的行为方式，要想纠正他也是枉然。她在办公室里做自己应做的事情，努

力做到最好。晚上回家前，她打了一个电话给托雷先生，通知他来拿画像。打完电话，她拔了电话线，拿出那个女孩的画像，打开来看。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她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次交给客户的画像，她从来不看，她一直在想将来可能会有合适的时机读这些画像。然而，那天晚上一切都很不同，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气息，好像要驱散魔法，让人们改变习惯的做法，让她打破常规，不去遵守自己定的规则。她打开那女孩的画像，开始读第一页。

画像一共4页，她只看了第一页就停下了，她把那些纸张整理好，放在文件夹里。

那女孩是早上来到办公室的，她是一个人来的。她坐在吕蓓卡的对面。她留着长长的金发，头发很直，很柔软，垂在脸的两侧。只是有时候，她移动头部，就能看到她面孔的轮廓。她的脸棱角分明，脸上那双深色的眼睛非常迷人。她很瘦。她无法掩饰身体透出的那种神经质：她似乎选择了一种优雅的稳重来控制自己的举手投足。她穿着一件开襟的外套，敞着怀，下面穿着一件紫色的背心，能隐约看见她小巧的乳房。吕蓓卡注意到她的手，很苍白，上面布满了细小的伤口。吕蓓卡把那个文件夹递过去，说：

——这是您的画像。

女孩把文件放在桌子上，问：

——你是吕蓓卡？

——是的。

——贾斯珀·格温经常谈论你。

——我很难相信，因为格温先生不是那种经常谈论什么事情的人。

——是的，但他谈到了你。

吕蓓卡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微微一笑。她说：

——好的。就算是吧。

她递给那女孩一张纸，让她签字。那是和她父亲商议好的，结清费用的文件，女孩看都没看就签字了。她把笔还给吕蓓卡，指了指那个画像问：

——你看了吧？

——没有，我从来都不看的。

吕蓓卡撒了谎。

——真是蠢啊。

——您说什么？

——如果是我，我会看的。

——您知道，我是成人，我能决定自己最好做什么，最好别做什么。

——是的，你是成人，你老了。

——也可能是我老了。现在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贾斯珀·格温说你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

听了这话，吕蓓卡第一次毫不顾忌地看着她。她看到这个女孩用那种可恨的方式表现出她的迷人。吕蓓卡说：

——格温先生有时候也会犯错。

女孩摆了一下头，露了一下她的脸，问：

——你爱上他了吧？

吕蓓卡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

——不是的，那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想问你有没有跟他做过爱？

女孩纠正了一下自己的问题。

吕蓓卡想站起身来请她出去。很明显，那是她唯一能做的。同时她也觉得，如果有个人能帮她深入了解近期发生的这些怪事，在她面前的这位无疑是唯一人选，但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不，没有。我没和他做过爱。

——我同他做过爱。你想不想知道是怎么做的？

——我不感兴趣。

——开始带着暴力，但是忽然就温柔下来。他喜欢自慰，不说话，不闭眼睛。他高潮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美。

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吕蓓卡的眼睛。她问：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读这个画像？

吕蓓卡摇了摇头，表示不想。

——小姐，我不想知道关于你的任何事情。

——关于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的，很好。

女孩好像被桌子上的某个东西分散了注意力，然后又抬起目光看着吕蓓卡。

——我们一连做了两天，几乎没有睡觉，就在工作室里。最后，他走了就再也没回来，真是个懦夫。

——如果你没有别的恶毒话要说，那我们的对话就此结束。

——是的，还有一件事情。

——快点说吧。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吕蓓卡很不安地看着她，女孩动了动头，又露了一下她的脸。

——见到他的时候，你告诉他，关于报纸的事情我很遗憾，我没有预料会出现这样混乱的局面。

——如果你想伤害他，那你已经做到了。

——不是的，我不想这样，是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我想抚摸他，但我想你不会明白。

吕蓓卡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她很清楚那种感觉。她想

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抚摸而不伤害。她不由得用目光去寻找那双手和手上细小的伤口。有一种同情油然而生，她知道贾斯珀·格温和那个女孩在工作室里遭受了什么事情。她说：

——钥匙。

女孩在包里找了找，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她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看着吕蓓卡说：

——我不要画像，你扔了吧。

她离开了，没有把身后的门关上。她走路的样子有点斜，好像要穿过一个很窄的地方，又好像是为了躲避什么东西。

吕蓓卡用了一些时间整理思绪。她把贾斯珀·格温委托给她的任务暂且放下，取消了所有约会，把她买来的那些报纸都放在桌子上，没打开来看。她看到自己的手在抖，这让她很厌烦，她不知道这是愤怒还是害怕。电话铃声响了，她也不去接，她拿起自己的东西走了出去。

回家的路上，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了下来，那是在一个小公园的旁边，她坐在一个教堂的台阶上，强迫自己回忆那女孩说的话。她想尽量考虑清楚，是什么东西一点点把工作室毁掉了。她知道有很多原因，有些是敏感问题，但是原因肯定存在，而不是简单的设想。很奇怪，她想到贾斯珀·格温时，首先想到的是他有没有受伤害，就像那些跌倒后站起来的人，他们会先看看自己的眼镜和手表有没有摔坏，先检查那些易碎的东西。很难知道那女孩

伤害他有多深，那时候她一定打破了贾斯珀·格温定下的规则。对于那份神秘的工作，这些规则必不可少，但是，也有可能他做这些硬性规定、划定界限时，这里面也隐藏着他的欲望，也就是突破这些界限的欲望，即使只破一次戒，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就像是他的行程抵达终点一样。因此很难说，那女孩对他来说是致命一击，还是画像最终的一个目的地。谁知道呢？他9天没去工作室，这让人联想到一个害怕了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实现自己目标的男人。他躲藏起来了，很平静，也很坚决，只有那些受伤的动物才会这么做。她想到了工作室、18支卡特琳娜·美第奇和大卫·巴伯的音乐。真是遗憾，她对自己说。所有的事情到此结束，真是莫大的遗憾。

她朝家里走去，走得很慢。只有在这时候，她才想起检阅自己的伤口。她不愿意承认那女孩也让她学到了一些东西，这让她觉得屈辱，那和勇气，或者和厚颜无耻有关，谁知道呢。她尽量回忆那些离贾斯珀·格温很近的日子，那种毫无距离的近，让她有些害臊。她问自己那些时刻有什么错，或者说有什么地方她没有理解。她回想起来，最后那天晚上，在工作室里，在黑暗中，他们两人之间建立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过那段经历。然而，她还想到了汤姆死的那天早上，她跑到贾斯珀·格

温家里以及后来的事情。她记得两人的恐惧，那种想关起门来，一起待在家里的愿望比什么都强烈。她记得自己在厨房的样子，光着脚，电话铃声在响，但他们俩没有停止谈话，声音很低。记得喝掉的酒、老唱片、书籍的封面、洗手间里的凌乱，躺在他身边睡着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最后，清晨是很艰难的，贾斯珀·格温沮丧的目光让她明白了，她该起身离开。那女孩的姿态是多么干脆。

真是让人生恨的教训。

她看着自己，问这一切是否是因为她身体的缘故，错误且不合时宜的身体。但是没有答案，心里只有那些很久以来她不愿意面对的哀伤。

回到家里，在镜子前，她看到自己很美，一种鲜活的美。

之后的几天，她做着唯一她能做的事：等待。她一直在关注报纸上越来越多关于贾斯珀·格温的文章。她很冷静，只是把这些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存档。她也会接电话，仔细记录下所有问题，并保证说很快会有答复。她一点儿都不害怕，她知道自己只能等了。她等了11天。最后一天早上，她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附着一封信和一本书。

包裹里有贾斯珀·格温所有的画像，每个画像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在信中，贾斯珀·格温说这些都是他给自己留的拷贝，他恳求吕蓓卡把这些画像保存在一个保险的

地方，无论如何都不能公布于众。信的后面还补充了一个单子，是要吕蓓卡完成的工作：把工作室退还给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把家具都搬走，把办公室腾空，取消之前所有的预定，如果记者找她的话，要让他们联系不到。他强调说他会亲自去付清所有账单，并向吕蓓卡保证，很快她就会收到自己的酬金，里面包括一笔可观的解雇赔偿费。他相信她会满意。

他真诚地对吕蓓卡表示感谢，他想说的是：他无法想象一个比她更谨慎、更精确、更可人的合作者。他意识到亲自和她告别才合乎情理，但是很遗憾他只能这样不辞而别。信件的最后部分是手写的，他这样写道：

我或许应该向您解释一下：我和那女孩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自己很可笑，也许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伤害她，也许吧。第一件事情我不在乎，但是第二件事情让我非常不愉快。您要相信，我没有别的办法。

请您不要担心我，发生的这些事情没有干扰到我，我现在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祝您幸福，如果这句话有意义的话。

一直感谢您的

抄写员，贾斯珀·格温

在签字后面还有一条附言，只有几行字。他说他附上了最近从克拉丽莎·罗德抽屉里发掘出来的新书。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在公园里，他给吕蓓卡送画像的时候，她手上拿着罗德的小说，她带着很大的热情谈论那本书。他想这可能是一份很合适的礼物，是结束的好方式：如果吕蓓卡能读这本书，他会很高兴。

没有其他事情。

吕蓓卡想：事情怎么会这样？

她拿起书，在手上翻了几下，然后使劲地朝一面墙扔了过去。这个动作在很多年后，她仍会清楚地记得。

她想起来在包裹上看了看，只看到一枚普通的伦敦邮戳。贾斯珀·格温去了哪里，很显然从包裹上是看不出来的。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她唯一肯定的只有这一点。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连事情逐渐衰落时的庄严感也没有。

她站起来，把贾斯珀·格温的信放到自己的记事本里，决定最后一次做贾斯珀·格温要求她做的事情。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出于一种让人忧伤的精确。她出去前，带上了那些画像。她想，不读这些画像是她一辈子的乐趣之一。到家后，她把这些画像放到衣柜最里面，放在旧毛衣下面，这是她最后一个举动。这也是让她觉得遗憾的举动，但没人会知道这些。

她用了十几天时间把所有事情办完。对于那些打电话要求解释的人，她的答复很含糊。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要她向贾斯珀·格温问好，她说她没法做到。

——不能？

——不能，我很遗憾。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您见不到他？

——我估计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约翰·塞普提慕斯·赫尔的微笑带着一丝怀疑，吕蓓卡觉得那微笑有点夸张。

接下来的那些年，很显然没有人知道贾斯珀·格温的消息。关于画像的报道，也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名字也越来越少被文学界的报道提及。有时候，在一些英国当代文学的简介里，有一两次提到有些新出的作品受他的风格影响。他的作品《姐妹》被列入“一生中要读的100本书”，这个单子是由一本文学领域的权威杂志列出的。他的英国出版社，还有几家外国出版社尝试和他联系，之前他们通过汤姆，但现在汤姆的公司关了，目前好像没法和这个男人联系上。大家都感觉到他迟早会出现，可能会带着一本他的新书出现，只有少数人会认为他真正停止了写作。

至于吕蓓卡，她在4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她选择从头开始，找了一份工作，和书籍没有任何联系，

她把那个混蛋男友甩了，搬到了伦敦郊外居住。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位已婚男人，这个男人总能把碰到的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但是那样子很可爱。他叫罗伯特。他们最终相爱了。有一天，这个男人问吕蓓卡，他能不能离开原来的家庭和她成立一个新家庭。吕蓓卡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32岁时，她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个女孩，取名叫爱玛。她工作比之前少了，人比之前更胖了，但这两件事情，没有一件让她觉得遗憾。她很少想起贾斯珀·格温，想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感叹，那些记忆很轻盈，像前生寄出的明信片。

然而有一天，她推着爱玛的小推车走在伦敦一家大书店的走廊里，恰好看到了一些简装版打折书，在那堆书的最高处，她看到了克拉丽莎·罗德的书。她从那儿经过，甚至都没有留心书名，只是简单注意到那是一本她没看过的书。到收银台那儿，她才发现那实际上是4年前贾斯珀·格温送给她的书，就是工作室的一切都结束的那天她收到的书。她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做了什么，她微笑了一下，然后付了款。

她开始在地铁里读那本书，爱玛在小推车里睡着了，离下车时间还早。她看得津津有味，甚至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她看到第16页的时候，忽然间惊呆了，又向前看

了几页，觉得实在难以置信。她抬起目光大声说：

——看看，真是个混蛋！

实际上，她读的罗德书里的东西，正是她自己的画像，一字一句，都是贾斯珀·格温写在她画像里面的。她又高声说：

——他抄的，他从罗德那儿抄的，妈的！

坐在她旁边的人似乎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同时，吕蓓卡自己也重新审视这件事情，她的反应有点慢。出于一种对人善意的理解，她又低头看那本书。

她想：等一下。

她检查了一下那本书的出版年份，发现有些事情说不通。贾斯珀·格温给她画像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一个人怎么会抄袭一本没出版的书呢？

她转过头看旁边的人，但是很显然，那人不能给她任何启示。

也许贾斯珀·格温在这本书出版前就已经看过了，她想。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她隐约记得克拉丽莎·罗德的手稿一直迷雾重重，极有可能是贾斯珀·格温通过某种方式，在那本书出版之前就看过了，这样就能说得通了。但就在那时候，她忽然想起汤姆说的一句话，那是很久之前的一天，他在讲贾斯珀·格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人时说

的。他讲了孩子的事情，贾斯珀·格温从来都没有承认的那个孩子，另外还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书，至少有两本，是贾斯珀·格温写的，这些书流传于世，但署的却不是他的名字。

她想：妈的。

这就是那个女作家的书没再继续出版的原因。因为那些书是他写的。

太疯狂了，但也有可能是真的。

可以这么说，事情并非她原来想的那样。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事情结束的那天，她把那本书扔向那面墙的情景。也有可能那不是一本简单的书，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她很难把这一切想清楚。她脑中掠过一个念头，她想起他交给了她一件重要的东西，那是她期待已久的东西。她想搞清楚这件事情，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她意识到地铁已经进站，她应该下车了。

——糟糕！

她起身飞快下了车。

她一下就反应过来她忘了个东西。

——爱玛！

她转过身时，地铁门正在关上。她用手掌敲击地铁的玻璃窗，喊了句什么，但是地铁正在向前滑动。

有些人停下来看她。

——我的女儿！我女儿在上面！

吕蓓卡喊道。

之后再把她女儿找回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她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罗伯特，到了睡觉的时候，吕蓓卡说她必须看完一个工作文件，让罗伯特自己先睡，让她一个人干会儿活，她说很快就能完事。他问：

——如果爱玛醒来怎么办？

——像往常那样，用枕头捂住。

——同意。

他是一个性格温顺的男人。

她躺在沙发上，拿起罗德的那本书，从头开始，一直读到最后一页。她读到最后一页时是夜里2点。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一个丹麦小城，讲的是一位父亲和他的五个孩子的事情。她觉得那个故事美极了，故事刚开始，作为插进去的内容，正是贾斯珀·格温写的那个画像。吕蓓卡想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是没有什么

结果。她觉得除了那个画像，没有一页是写给自己的，只有那个画像，放在一个角落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尊严。

贾斯珀·格温的事情过去很久了，她现在想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忽然，她觉得自己太累了，不想接着思考。那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她要带爱玛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去上班。她想最好先放下这件事去睡觉，然而当她关上灯，发现还有个东西需要整理。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从来没有这么想搞清楚另一个人的生活。她感到一阵剧烈的不安，她明白，在那段经历过去很多年之后，仅仅一天的时间，在一阵风的吹拂下，幕布被打开了，那是一个优雅的景象。在远处，她感觉到一阵怀念，她之前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这种怀念。

就这样，她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做了一件之前她不会做的事情。她打开衣柜，从一摞冬天的被子里面抽出了那些装着画像的文件夹。她煮了杯咖啡，坐在桌前，打开那些文件夹，只是随手打开，没顾及什么顺序。

她开始浏览那些画像，很随意，就像在画廊里参观那样。她并不是为了弄清楚一件事情，或是为了找到答案。她只是沉浸在那些颜色里，还有那种特殊的光线里，紧紧跟随想象的步子。她做这些，因为所有一切都代表一个地方，那天夜里，除了这个地方，她不想去别的地方。

她看完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天微亮。她眼睛很疼，忽然觉得非常累，无法支撑。她过去躺在床上，罗伯特醒来了，问她一切是否正常，当然他没有意识到那时是几点。

——没事儿，你睡吧。

她挨着罗伯特，侧着身子，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脑子很懵。她给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有急事儿，不能去上班了。她把爱玛送到她婆婆那里，那是一位很热情的太太，比吕蓓卡还要胖一些，她一直很感激吕蓓卡把她儿子从一个吃素食的女人的魔爪下解救了出来。吕蓓卡说她下午会过来接爱玛，如果晚点了，她会打电话。她亲了一下爱玛，然后回家了。

周围很寂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吕蓓卡拿起了罗德的那本书，强迫自己思考。她很讨厌猜谜，知道自己的脑子没有那么好使，可以通过猜谜得到乐趣。她也不是很情愿把那段已经过去、埋葬了的故事又重新捡起来。但是，如果那本书真是给她的礼物，她会非常高兴。很多年前的那场告别，缺乏这种温情。贾斯珀·格温真是古怪至极，那种发现真相的可能性吸引着她，推动她一

个人探索下去，搞清楚贾斯珀·格温古怪到什么地步。

她在那里想了很久。

然后她站起身，拿起那些画像，她把自己的那份取了出来，把其他画像都放入一个大包里。她穿好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她让出租车司机把她带到大英博物馆，实际上，她已经决定找人帮她，这个人独一无二，他就是博士马洛里。

马洛里是她在汤姆办公室工作时认识的，马洛里也在那儿上班，属于那里的怪人之一，上班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可能不合适，不能让人产生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五十多岁，有自己的名字，但所有人都叫他博士。汤姆雇佣了他很长时间，认为博士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马洛里实际上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记忆力惊人，好像是那种几辈子都在看书的人，而且把看过的书都装到了脑子里。每当你需要什么东西去找他的时候，他通常都坐在一张书桌前看书。他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因为他认为对书得尊敬一点，对所有书，包括那些写得很烂的书。人们去找他，一般是为了询问一个俄罗斯人名的正确拼写，或者是20年代日本文学的概况。他就做这种工作。看到他工作是一种荣幸。有一次，汤姆代

理的作家之一被指控抄袭，好像说是从一位美国 50 年代的侦探小说中抄了一个打架的场面。汤姆把涉嫌抄袭的那几页撕了下来，带到马洛里那里。

——你能不能记起来 30 多本书里有类似的描写？

过了一两个小时，马洛里带给汤姆一个详细的单子，里面有斗殴和争执的场面描写，好像出自一个人之手。汤姆说：

——太棒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马洛里是这样回答的，然后回到书桌前，继续读一本麦哲伦传记。

汤姆死后，马洛里用自己的存款开了一家小书店，在大英博物馆后面，里面全是他喜欢的书。吕蓓卡有时候会去找他，不为别的，只想和他打个招呼，聊会儿天。但是那天情况不一样，她有一个具体的问题要问。她走进书店，没有打招呼，就把挂在门上的牌子翻了过来，牌子上一面写着：正在营业！另一面写着：马上回来。

——你好像要待很久。

马洛里在柜台后面说。

——可以打保票。

吕蓓卡说。

她把那个大包放在地板上，过去拥抱他。她不是很爱他，但也差不多。他身上总是带着一种气味，是灰尘和茴香糖的味道。

——吕蓓卡，你这次不像是来买书的。

——算你猜对了。

——博士，你记不记得贾斯珀·格温？

——开什么玩笑？

他正要列举贾斯珀·格温写的所有东西。

——不用说他写的书，我是想问你另外一件事。你记不记得画像的事情？

马洛里笑了起来。

——谁会不记得呢，汤姆除了这之外，不说别的。

——关于这件事情，你还知道什么？

——实际上，你是最了解这件事情的。

——是的，但是你知道内情吗？

——很少。都说他为了那个想法快发疯了。传出来的消息是，他的画像卖到 10 万英镑。

——但愿如此。

——你看，至始至终，你是最了解那件事情的。

——是的，但那不是全部，还差一部分，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

吕蓓卡低头拿起那个大包，从里面拿出那些文件夹，放在包上。

吕蓓卡刚进来的时候，博士正在开发票，因此他只穿着衬衣。他转过身，穿上西装，回到柜台前。他问：

——这就是那些画像？

——是的。

——我可以看吗？

他把那些文件夹拿过去，很小心地打开，尽量避免用手触摸那些纸张。

——汤姆当时为了读这些东西，宁舍一条胳膊。

他带着一丝悲伤说。

——你呢？

马洛里抬起目光，看了她一眼。

——你知道的，读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

——那你看吧，博士，我需要你看看这些东西。

马洛里沉默了一会儿。眼睛里有些泪花。他问：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从哪里抄来的。

——抄来的？

——我不知道，也许是从其他人的书里抄来的。

——不会吧，他那样做没有意义。

——贾斯珀·格温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

马洛里笑了，他知道那是真的。他问：

——你读了？

——差不多。

——你得到什么结论？

——没有。我又没有看过世界上所有的书。

马洛里发出一阵笑声。他说：

——你知道，我没有读那些书，我通常只是翻阅。

然后，他靠近了那些文件夹。

——我想你是疯了。

——读吧，你要解除我的一个疑问。

他犹豫了一下。

——这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那你赶快读吧。

——好的，我会读的。

——不，你没明白，你要现在读，然后你要马上忘记这些。如果你跟来这里的人谈到这件事情，我就把你阉了。

马洛里看着她。吕蓓卡笑了。

——我在开玩笑。

——啊。

——不算玩笑吧。

然后，她脱了雨衣，找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告诉马洛里慢慢看，他有一整天时间。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看看，这样我也可以打发一下时间。

马洛里做了一个手势，指了指他的书架，抬都没有抬眼睛。他看着那些还没有打开的文件夹，说：

——你自己随便吧，我忙着呢。

两个小时后，马洛里合上了最后一个文件夹，他一动不动待了一会儿。吕蓓卡从书上拾起目光，想说些什么。但马洛里做了个手势，让她先别说。他还想琢磨一下，需要一点时间，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

最后，只是出于好奇，他问吕蓓卡那些客户是怎么评价这些画像的。吕蓓卡回答说：

——客户总是很满意，他们很欣赏这些画像，说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像一种魔法。

马洛里点了点头。

——是的，我可以想象。

然后，他又问了另一件事情。

——你知道哪个是给汤姆写的吗？

画像上都没写名字，可能会是任何人的画像。

——我不是很肯定，但我能认出来。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是不是只有小孩子的那篇？

马洛里猜测道。

吕蓓卡表示同意。

——我敢打赌是这个。

马洛里笑着说。

——写的就是汤姆，不是吗？

——非常逼真。

吕蓓卡对他微笑。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男人在没有问她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就已经了解了一切，她想可能读了几千本书起了作用。她想起自己来这里是为了询问一个具体的问题。

——博士，关于抄袭，你有什么想法吗？

她好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实际上那非常重要。

马洛里犹豫了一下。他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是为了争取一点时间，然后拿出一块大手绢来擤鼻涕，声音很响。他把手绢叠起来放在口袋里，说其中一个画像他以前读过。他把那个文件夹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打开，然后读了几行。他很不情愿地说：

——是的，这和一本书上写的一模一样。

吕蓓卡觉得身体某个部位一阵剧痛，她无法掩饰，
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她问：

——你确信？

——是的。

所有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她问：

——你记不记得是哪本书？

——是的，那本书的名字叫《黎明时三次》，很精彩的一本书，篇幅很短。我记得那本书的第一部分和这个画像非常相似，可能字面上不尽相同，因为小说中写得要长一些。但是有些句子，我可以发誓，一模一样。情景是一样的：两人在宾馆里，这一点我确信。

吕蓓卡捋了捋头发，她想，该死！她拿过那个打开的文件夹，翻阅了一下，看了那个画像的开头部分。那是写得最好的画像之一，真该死！她问：

——你有那本书吗？

——没有，我之前有，但很快就卖出去了。那是一家小出版社出的书，印数很少，也是个罕见的文学现象。

——什么意思？

——嗯，那本书是他们在位一位老音乐教师的旧纸堆里找到的。他是个印度人，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生

前没人知道他在写作，但是忽然冒出来这篇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很美，就出版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小说印了大约1千多册，可能更多，不是非常主流。

吕蓓卡抬起头看着他。

——你说什么？

——什么？

——你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没什么……那篇小说是一位几年前去世的印度作家写的，他生前一直都在做和写作无关的事情，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别想不通，这很奇妙，不是吗？我得说这故事很美。像这样的作品是贾斯珀·格温最有可能读的。

吕蓓卡想，那是像贾斯珀·格温这样的作家最有可能写的。博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她就忽然冲到柜台前来，拥抱了他。他也没有明白吕蓓卡眼睛红红的是为什么。

——博士，我爱你。

——宝贝，你应该早些年告诉我。

——那不是他抄的，博士，他一点儿也没有抄袭。

——但实际上，我刚才得到的却是另一个结论。

——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但你得相信我，他没

抄袭。

——那《黎明时三次》我们怎么解释呢？

——不管那个，你不懂的，快说说你有没有这本书。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没有。

——你总是什么都没有。

——嘿，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是开玩笑的，你把那个作家的名字和书名写给我。

马洛里写了，吕蓓卡看了一眼。

——阿萨沙·纳拉扬，《黎明时三次》，好的。

——出版社的名字很奇怪，好像是小麦或者麦穗什么的。

——我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得马上去找这本书。

她把那些文件夹收起来，放在大包里。她穿雨衣时，提醒马洛里，如果他跟别人说了今天读到的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吧，好吧。

——我会很快告诉你所有一切，你真了不起，博士。

她跑开了，好像已经晚了几年一样。实际上，这也是事实。

晚上关门之前，博士马洛里走到放着贾斯珀·格温

那三本书的书架前，第一本他一直都不喜欢，他把这些书取下来，拿在手上翻阅了一下。他低声地说了些什么，动了动头，像是在鞠躬。

吕蓓卡在查令十字街一家巨大的书店里找到了那本书，第一次觉得那种让人生厌的图书超级市场有存在的意义。她没抵挡住诱惑，就地开始翻阅。她坐在一个安静角落的地板上，那里是育儿书籍区。

出版社的名字的确如博士所说，叫“葡萄园和犁”。她想，真乡土。前勒口有作者阿萨沙·纳拉扬的简介，说他出生于伯明翰，92岁去世，一辈子都在教授音乐，简介里并没说明他教什么类型的音乐。然后说《黎明时三次》是他的第一本书，是他死后才出版的。别无其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后勒口也没有介绍得很清楚，只是简单讲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发生在两个小时之内——充满矛盾冲突的两小时——简介的语气中有一种

故作的神秘。

她看了一眼扉页，发现那本书原版是用印度语写成的，后来才翻译成英语。译者的名字也不能给她任何提示，然而，她带着满意的心情读了致辞，很奇怪，那个致辞出现在第一章的开头。

致卡特琳娜·美第奇和肯顿区的师傅

——总算找到你了，格温先生。

她低声嘟囔了一句，然后回到家里，因为她要尽快把这本书读完。

她让爱玛睡在奶奶家，她问罗伯特能不能和朋友去电影院，那天晚上她绝对需要一个人在家。她要完成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她想一个人在家。她说得很委婉，而他呢，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有着让人赞许的性格。只是问了问，他几点能回家。

——一点之后，行不行？

吕蓓卡提议。

——看看吧。

其实那天晚上他打算看半个小时电视，然后早早上床睡觉。最后，他出去前吻了吻她，只是问了一句：

——我真不用担心？

——绝对不用担心。

吕蓓卡说，尽管她不是很肯定。

她一个人在家，坐在桌子前开始读那本小说。

和她想象的一样，博士没有错。《黎明时三次》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和贾斯珀·格温写的画像很类似，但要比贾斯珀·格温的画像长一些。吕蓓卡去证实的时候，发现那些重要的东西都在里面。毫无疑问，那两段文字密切相关。

博士说的也没错，那本书很美。其他两部分也非常流畅，吕蓓卡在阅读的时候，都忘记了自己读这本书的初衷了。这两部分基本上都是对话，有两个主人公，一直都是他们两人在说话，他们的交谈方式有一种让人惊异、矛盾的东西。最后让读者觉得遗憾的是：这位阿萨沙·纳拉扬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却用了那么长时间教授音乐，而没有全身投入到写作中去。但前提条件是：读者要相信这个人是存在的。

吕蓓卡站起身，煮了一杯咖啡。她看了一下时间，发现还有一些时间。她过去把贾斯珀·格温的画像拿过来，放在桌子上。

她说，很好。她总结了一下：罗德不存在，是贾斯珀·格温写了那些书；阿萨沙·纳拉扬的情况也一样。吕蓓卡想，这些基本可以确定。贾斯珀·格温把我的画像放入了罗德的书里，这我可以想象，因为他爱我，她

想到这一点时就笑了。我们现在看看，他为什么要把另一个画像放入《黎明时三次》，为什么恰恰是那个画像。那个人到底是谁，值得拥有这样的礼物，和我的礼物一样？她问自己。她开始觉得有些意思。

问题是，贾斯珀·格温交给她保管的那些画像中，没有任何客户的痕迹，他们付了钱来换取这些画像，但没有任何确定无疑的证据来证实每个画像的主人。没有名字，也没有日期，什么也没有。另外，关于那种简单、特别的写作方法，如果不是很了解这个人物，也很难辨别贾斯珀·格温是从哪个人物身上汲取的灵感。总之，这些作品有神秘的色彩。

吕蓓卡开始用排除法。她读过一页那女孩的画像，她很满意地说，可以保证《黎明时三次》用的不是她的画像。汤姆的画像她也认出来了，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马洛里会打消这些疑问。因此，汤姆的画像也可以排除（真遗憾，那是唯一一种不会让她难受的情况）。因此，就剩下九位。

她拿了一张纸，把那些名字写成一排。

托雷先生。

对印度很痴迷的四十岁女人。

前空姐。

画画的男孩。

演员。

新婚夫妇。

医生。

会背诵四首魏尔伦诗歌的女人。

女王的裁缝。

没有了。

她站起来去拿那些画像，她把自己的画像取出来，把汤姆和那个姑娘的画像也放在一边，然后把其他文件夹打开，放在桌子上。

现在看看，我能不能看出些什么来。

她做了一些假设，挪动那些文件夹。在桌子上，她试着把文件夹和名单里的人物组合起来，那是一件令人绞尽脑汁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才发现一个自己早该发现的问题，那个细节让她震惊：人物是9个，而画像是10个。

她检查了三遍，毫无疑问是这样。

贾斯珀·格温多给了她一份画像。

不可能，她想。这些客户一个个都是她联系的，这

些画像，至始至终是她负责的。她无法想象和贾斯珀·格温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个画像，而她却一无所知。

那个画像不应该存在。

她又数了数。

没办法，的确是 10 个画像。

哪儿冒出来的第 10 个画像？这他妈到底是谁的？

人常常会有灵光一闪的时刻，她忽然明白了，时隔多年，人们才看清了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东西。

她把那个放到小说《黎明时三次》里的画像重新读了一遍。

她问自己，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

见鬼！一个宾馆的大堂。

她继续读下去，很贪婪地读，就像被那些文字深深地吸引了。

见鬼！真是他，一模一样。她想。

最后，她抬起头来，明白了。贾斯珀·格温写的这些画像，她要一直藏好，就像他希望的那样，但其中两个画像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传于世。这两个画像秘密地镶嵌在两本书里，其中一个她非常了解，因为那属于她，另外一个她刚刚认出来，那是任何画家迟早都会尝试的事情——自画像。她觉得，从远处看时，觉得他只

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并无奇特之处。现在好了，这个画像就像是她一直想象的样子。

她站起身来想做一件事情，一件简单的事情。她重新把书整理在一起，那些书在家里搁得到处都是。她只是把书一本本摞起来，放成一小摞，大书放在下面，小书放在上面。同时她想着贾斯珀·格温那迟到的温柔，心里回味着这种温柔，反复回味。她沉浸在一种奇怪的幸福感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这份柔情，她已经等了很多年，才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直随身带着。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些年竟然能把所有这些都保护好、收藏好，除此之外她还做了其他事情。她想，我们真是无所不能：成长、相爱、生孩子、变老，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在别处，在另一个时间里等待一个答复，或者一个没完成的故事。看起来是唯一的行程，而我们却踏上了许多小径，用不同的脚步踏上征程。

罗伯特回家的时候，感觉他有些醉了，而她还醒着，坐在沙发上。在桌子上，散乱地放着那些文件夹。他问：

—— 还好吧？

—— 还好。

—— 你确信？

—— 是的，我确信。

这之后，吕蓓卡要做很多事。有一件事是肯定要做的：找出贾斯珀·格温藏在哪里。通过罗德的出版社，应该不难找到他，或者通过《黎明时三次》的出版社。但是，也别指望出版社的人会告诉你贾斯珀·格温的地址，而你却什么也不透露。

这几天，日子还是照样过，只是时不时会冒出一些隐秘的心思。有时候，她会想象自己走到一个荒谬的地方，坐在门口等着，想象自己再也走不回来了。她在脑子里写了一遍又一遍的信，她想那是手写的信，字体优美、考究。她很想让他知道，她已经明白了，她对此很感激，没有别的。有时候她会想到博士，能告诉他这一切该多好啊。或者说，跟任何人讲这事都很美，讲无数次。

她每天过着平常的日子，心里却想着这些。

她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从所有能做的事情中选了一样，最小的也是最后的一件事情。

她到了肯顿区，打听了很长时间，才打听到那个做灯泡的老头的铺子。她看到他坐在角落里，手闲着，他的生意应该不怎么样。她进去时间问：

——我能进来吗？

老头做了一个习惯动作。

——我叫吕蓓卡。几年前，我为贾斯珀·格温工作，您记得他吗？

老头按了一个开关，他的店铺被一种柔和、疲惫的灯光照亮。

——格温先生？

——是的。他来这里给工作室买灯泡，每次买18支，总是一样的灯泡。

——当然记得，我老了，但我没傻。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老头站起身，靠近柜台，说：

——他后来再也没来过。

——是啊，他不在城里工作了。他把工作室关了，然后离开了。

——去哪儿了？

吕蓓卡犹豫了一下，说：

——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老头笑了一下，是一种很爽朗、显得年轻的笑声。

他好像很高兴听到贾斯珀·格温销声匿迹了。他说：

——对不起。

——为什么？

——我很喜欢那些玩消失的人。

——别担心，我也是。

吕蓓卡说。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

——我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我想您可能会喜欢。

——给我？

——是的，给您。

她把那本《黎明时三次》放在柜台上。她读过的那本，她没能找到另一本。那老头问：

——这是什么？

——一本书。

——我看见了，什么书？

——贾斯珀·格温写的书。

老头碰也没碰那本书。

——六年前，我已经停止读书了。

——真的？

——做了太多灯泡，我的视力完蛋了，我想省着点儿用。

——很遗憾，但无论如何，您不用把这本书全读了，您只要看一行就行了。

——什么？一个玩笑？

老头问。他俨然怒了。

——不，不是的。

她打开书的第一页，把书放到老头的跟前。

老头没有拿书，只是把疑惑的目光从吕蓓卡的脸上移到书上。他必须离得非常近才能看到，鼻子几乎挨到书了。

要看的只是书名和致辞。

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问：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一个致辞。贾斯珀·格温通过这

本书向您致意，就这些，向您和那些灯泡致敬，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本书写的是我的故事？

——不是，我觉得不是。实际上，他向您致敬是因为他欣赏您，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很在意您。

老头动了动喉结，用手摩挲那本书。吕蓓卡说：

——您留着吧，这是给您的。

——真的？

——当然。

老头微笑了，低下头来看那本书的封面。他注意到：

——这不是格温先生的名字。

——格温先生有时候喜欢用假名字写书。

——为什么？

吕蓓卡耸了耸肩膀。

——说来话长。可以说，他不喜欢别人找到他。

——玩消失。

——是的，消失。

老头点了点头，好像完全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他说：

——他跟我说他是个抄写员。

——那样说也不假。

——也就是说？

——您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临摹人物，做画像。

——画画吗？

——不是，他写画像。

——存在这种职业吗？

——不存在，也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时，这个职业才开始存在。

老头想了想说，手工制作的灯泡以前也不存在，是他起的头。他补充说：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疯了。

然后他说，第一个相信他的人是位公爵夫人，她想让自己客厅里的灯光像晨曦一样。他记得：

——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们俩不说话，待了一会儿。吕蓓卡说她得走了。老头说：

——是的，当然。您能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客气了。

——我很高兴能过来看看您，我曾在您做的灯光里待过，那种灯光让人很难忘。

也许那老头的眼中泛起了泪花，不过也很难说，因为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泪眼蒙胧。他说：

——如果您能接受这个小礼物，我会很荣幸。

他靠近一个架子，拿了一个小灯泡，他用一张薄纸

包起来，递给了吕蓓卡。

——这是一支卡特琳娜·美第奇，您要小心拿着。

吕蓓卡很小心地接过来，放在包里。就像有人送给她一只小动物，是活的。她说：

——谢谢，这是一个很美的礼物。

她朝门那边走去，这时她听到那老头的声音，他问：

——他怎么做？

她转过身。

——什么？

——格温先生怎么做画像？

这个问题吕蓓卡听了不下十次，她笑了，但老头很严肃。

——我是说，他到底在画像里写些什么？

吕蓓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她已经练习了好几年，每次有人问她的时候，她都会简短地说一下。她正要说那个答案的时候，她感觉到那种柔和、疲惫的灯光围绕着她。最后，她说了另外一个答案。

——他写一些故事。

——故事？

——是的。他写一段故事，一个场景，就像一本书里的片段。

老头摇了摇头。

——故事不是画像。

——贾斯珀·格温觉得那就是画像。有一天，我们俩坐在公园里，他跟我解释说，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定的看法，起初可能只是一个混乱的初步看法，但最后我们会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事实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常常和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相符，我们能认出这些人物。

——比如说？

吕蓓卡想了一下。

——比如说一个人想回家，但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另一个人总能比其他人更早发现一些事情，类似这样的情况，是我们能领悟到的自己。

——但这有些傻。

——不是。我说得不准确。

老头盯着她看，能看得出来他很想了解这件事情。

吕蓓卡说：

——贾斯珀·格温教给我，我们不是一些人物，我们是故事。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人物，忙碌于冒险和日常生活，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我们是整个故事，不仅仅是那些人物。我们是那些我们散步的树林，是骗人的

坏蛋，是周围的混乱，是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是东西的颜色、声音，您能懂吗？

——不能。

——您是做灯泡的，有没有这种时刻，您认出了一种灯光，这种灯光就是您？

老头想起了在乡间别墅门上亮起的小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

——有那么一次。

——那么您就能明白了，那个灯光就像故事的一角。如果有像您一样的灯光，也会有一种声音、一个街角、一个路人、很多男人，或者一个孤单的女人，类似这样的事情。您别只想着灯的事情，您想想周围的一切，您想一个故事。这个世界上，在某个角落正在发生的故事，如果您能找到，那个故事就是您的画像。您能明白吗？

老头做了一个习惯动作，大意表示“是”，吕蓓卡微笑了。

——贾斯珀·格温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中的几页，但是这本书没人写过，在我们头脑里的书架上寻找，也找不到。他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情就是，给那些找他的人写出那本书，写出合适的页数，他确信自己能写好。

老头的眼睛在笑。

——他写出来了吗？

——是的。

——他怎么写？

——他看着那些人，看很长时间，直到看出他们的故事。

——他只看着就完了。

——是的。中间也会交谈，但是说得很少，只谈一次。他所做的是让时间从他们身上经过，然后带走许多东西，最后找到那个故事。

——那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各种各样的故事。一个女人在尽力拯救自己被判了死刑的儿子。五个航天飞行员，他们只在夜里活动，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只是一个片段，一个场面，就这样。

——最后，人们能认出自己吗？

——他们能认出发生的事情，那些物体、颜色、语气。在缓慢的节奏里，在灯光里，在那些人物身上，当然在所有东西身上他们都能找到自己。您知道，我们同时是很多东西，我们是这些东西的整体。

老头偷偷笑了，用一种客气的方式。他说：

——很难让人相信这些。

——我知道。但我向您保证，事情就是这样。

她犹豫了一下，补充了一个句子，好像是那一刻她领悟到的。

——他给我做画像时，我读了，画像的最后有一段风景描写，中间也有四行风景描写。我就是那个风景，我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声音、脚步、气氛，我就是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那种准确让人不安，我甚至就是那风景，我以前是，将来也是。

老头对她笑了。

——我相信您是一道迷人的风景。

——的确是。

最后，老头走近她，向她告别。吕蓓卡握了握他的手，她发现自己握手时很小心，就像几年前和贾斯珀·格温握手一样。

近期，克拉丽莎·罗德又出了一本书，是一本没写完的书。好像她还没写完那本书，死亡就忽然降临了，按照她写在笔记本上的计划，她只写了一半。这是一部令人惊奇的作品，因为按常理无法理解，缺的那部分是小说的开头。这本书只有四个章节中的两个，而且是后面的两个章节。对读者来说，这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阅读经验，要说荒谬吧，又有些夸张。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业余气象学家，他确信能通过自己的方法预测天气，他用的是统计的方法。可以猜测，在书的第一章——那个不存在的章节里，讲述了他这种爱好的起源，但是这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和罗德写出来的部分联系不大。在发表的那两个章节里，气象学家持续多年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全面的展示。这

些研究的目标是确定丹麦 64 年来每天的天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搜集多得惊人的数据，带着一种耐心和固执，他最终实现了这个目标。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作家写道，按照那些搜集来的数据，业余气象学家能判定，比如说 3 月 3 日，在丹麦出太阳的几率是 6%，而在 7 月 26 日，下雨的几率几乎为零。

要搜集所需的数据，业余气象学家采用了一种方法，这也是书中最迷人的地方，他向人们询问过去的天气。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一生中，平均能清楚记住至少 8 天的天气。他去外面问路人，因为每个人都把对天气的记忆和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联系起来，比如说婚礼、父亲的去世、战争开始的第一天等等。克拉丽莎·罗德最后建立了一个惊人的人物画廊，每个人物都用简单的几笔勾勒，但都栩栩如生。这是一个迷人的马赛克，记载着过去的生活，正如一位美国的权威批评家描述的那样。

本书最后描写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小村庄，这位业余气象学家在那里隐居。他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但只在科学领域发表了这些结论，之后得到的反响很小，这让他有一丝不满。小说最后几页描写了他的死亡，那是一个刮着冷风的白天，前一个晚上是星夜。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M3MTk5OD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719989.zip",
  "filesize": 19600562,
  "md5": "cdd5dd1b52c222e98db1873c2e275b15",
  "header_md5": "7a31ce8fba35f423b0109ab5edae9d0a",
  "sha1": "deb3ed13c7ed1ddd0fb6c876b01699a9b67e37fd",
  "sha256": "ab7e02fa39b59352df8ccf21c6942b26fd87af15e748a5d9dee0062deb469aaa",
  "crc32": 139629047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804580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51,
  "pdg_main_pages_max": 251,
  "total_pages": 258,
  "total_pixels": 100520515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